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1258　字数 56,000　开本 787×1092 耗$\frac{1}{50}$　印张 $2\frac{19}{25}$　插頁 2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定价（2）0.21元

前言

危地馬拉是中美洲的一个热带国家，面积約十一万平方公里，境內多火山，人民勤劳朴实，大多是印第安族和混血种人，他們在这片美丽的热带丘陵地上劳动。危地馬拉土地肥沃，风景优美，盛产咖啡、香蕉等农作物。

但是危地馬拉的命运和中南美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十九世紀初刚刚摆脱西班牙殖民者的枷鎖，宣布独立，就被北方掠食的恶鹰——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爪抓住。一个世紀以来，美国华尔街的“联合果品公司”几乎完全控制了危地馬拉的經济命脉，榨取危地馬拉人民的血汗，并且更进一步勾結危地馬拉的地主軍閥，血腥地鎮压危地馬拉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1951年，代表民族资产阶級利益的阿本斯就

任危地馬拉总統，他在人民的支持下，采取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改革措施。华尔街老板大为恐慌，1954年，“联合果品公司”和美国大使就直接指使叛国分子阿馬斯，使用美国訓練和装备的雇佣軍，从洪都拉斯向危地馬拉进攻，进行武装干涉，屠杀和平居民；另一方面，又在国內阴謀策划政变，逼迫阿本斯总統辞职。

美国这一次对危地馬拉民主政府所进行的血腥干涉和阴謀顚复活动，引起了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极大憤慨。“危地馬拉的周末”和“他們都是美国佬！”这两个短篇小說里所描写的，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件。

著者米盖尔·安海尔·阿斯杜里亚斯，是危地馬拉現代杰出的进步作家和詩人，1899年生于危地馬拉城，曾当过記者、文学教授、外交官和危地馬拉和平委員会主席。他一直为他祖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在他的作品里謳歌、頌揚祖国人民的生活和斗爭。1954年政变发生后，他被迫流亡国外。“危地馬拉的周末”和“他們都是美国佬！”就是他在流亡期間写的；他在作品中严正地揭露了、譴責

了美国帝国主义者的顚复阴謀、空投武器、对和平居民濫施轟炸等罪恶勾当；同时对危地馬拉人民奋不顧身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的英雄气概，予以热烈的頌揚。

阿斯杜里亚斯的其他著名作品有：“总統先生”、“玉米人”、“綠色馬鈴薯”和三部曲“暴风”、“水果霸王”以及“永眠者的眼睛”等。

編　者

"文学小丛書"第二輯

41. 史記选　司馬迁著
42. 唐宋传奇选
43.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著
44. 孩兒塔　殷　夫著
45.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　胡也頻著
46. 短褲党　蔣光慈著
47. 諾尔曼·白求恩斷片　周而复著
48. 漳河水　阮章竞著
49. 海員朱宝庭　雷　加著
50. 新的家　艾　蕪著
51. 童話的时代　华山等著
52. 在和平的日子里　杜鵬程著
53. 典型报告　李德复等著
54. 汽笛（工人詩歌 120 首）
55. 井岡山上的故事　朱良才等著
56. 潘虎　邓洪等著
57. 我的一家　陶　承著
58. 倔强的紅小鬼　黄明等著
59. 紅色歌謠
60. 逃婚調　徐琳等搜集整理
61. 牛郎織女笑开顏　金　芝著
62. 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
63. 杜布罗夫斯基　普希金著
64. 馬沒有罪过　柯丘宾斯基著
65. 两个女伴　波列伏依著
66. 米基达·布拉图斯　阿察尔著
67. 老麦梅尔到底胜利了　雷特海烏著
68. 歌謠选　密茨凱維支著
69. 七个銅板　莫里茲著
70. 丹娜　吉亚泰著
71. 两亩地　泰戈尔著
72. 我不能死　錢达尔著
73. 卡里来和笛木乃　伊本·穆加发著
74. 虹　賽斐丁著
75. 我的心呀在高原　彭斯著
76. 繡花　安德烈·斯梯著
77. 我的蘇联兄弟　保尔·蒂雅著
78. 敗坏了赫德萊堡的人　馬克·吐溫著
79. 伐木者，醒来吧！　聶魯达著
80. 汗和鞭子　紀　廉著

“大家要学点文学”，“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这是党的号召。但大家搞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时間有限；我們为此出版这套“文学小丛書”，选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字数不多，篇幅不大，随身可带，利用工休时間，很快可以讀完。讀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識，而且可增强認識生活的能力，鼓舞大家建設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

目　次

危地馬拉，我的祖国，
它活跃在祖国英勇的大学生心里，
祖国灾难重重的农民心里，
祖国奋不顧身的劳动者心里，
祖国坚強斗爭的人民心里。

危地馬拉的周末

一

他把人体的——总是不大为人們所注意的——那个部分，就是所謂脚的，稍稍抬起了点，把鞋后跟勾在一輪月亮似的圓形高脚轉凳的横档上，跟他的一个老相好呆在酒吧間的柜台旁。他倚到柜台——其长无比，上边有无数只酒鬼的手在伸伸縮縮——上以后，就呲着两排参差不齐的

黄牙，想方設法要挤出点笑容來；他就这样瞧了瞧其他顧客，好象要掐住他們的喉嚨一样。侍者在給他添酒，按等比級数加上一份威士忌，按等差級数加上啤酒；这时，他用拳头在又光又圓象个后脑勺似的膝盖上直敲。

“是的，这就是我，彼得·霍金斯中士。說实在的，我并沒有打算参加什么閃击战，就为的是要在一个星期的末了休息一下，度个周末，这么喝两杯……明白吧……喝两杯……可是那天并沒有醉啊！我虽喝酒而向来不醉，可是誰要坚持与此相反的意見，那么他必定会稀里糊涂地混淆两种不同的概念："倒下"和"晃悠"……喝醉的就倒下……微醉的就晃悠……可是那天，当我在寻找我的卡車时，仅仅是晃悠：稍微过点量，可是沒有醉……那么說，霍金斯中士，您干么要抬举自己的卡車呢？……哎，荒唐啊！我当时只是天眞地想去消遣一下，好象去欢迎一位声望显赫的长官似的！……眞是活見鬼，我竟摸不着車門在哪儿……后來一下拉着了門把，抓住了駕駛盘，象抓住运动場上的吊环一样，两臂猛地一拉，一下子就縦到座位

上去了……点上一支烟……扭开了車头的灯……电光似的一閃……接着就轟轟地响了起来……車头的灯光芒四射，車門咕咚地响了一声，刚刚把它砰一下关上，我已把車子开出了敞棚，順着大街行駛，准备一气撩他一百六十公里，直到太平洋岸边。电灯吞沒了明晃晃的月牙形仪表，钟表吞沒了时間；記得，那时已是夜晚九点三十三分，我开始吃掉这段里程。

“在市內，我沿着寬广的林蔭大道行駛——旁边閃过行人和紀念碑，汽車和自行車。离市中心愈远，我开得愈快；到郊区，我就向右拐了弯，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行駛，穿过几座陈旧的、有些地方已經坍塌了的弓形桥梁，路过一些花园和窗戶透出灯光的破房子。

“因为我开的是空車，速度快，路面鋪得又很坏，所以卡車不停地顚簸，同时掀起两股迷蒙的尘土，浓厚得我連自己都看不見了；要不是車身震天价的轟隆声和弹簧的咯吱声，我就会全然忘却我是駕着車去完成任务，而且駕的还是我們海軍的坚固透頂的大卡車。

“我沒有睡，也沒有想，而且也沒有喝醉……可是当我开出市区的时候，突然听到野兽的吼叫声……獅子和老虎，当然罗，共产党人专門把它們餓个半死，好叫它們在‘革命运动場’举行罗馬盛典的时候把有錢的罗馬基督教徒吃光。我本来覺得自己就是一个篤信宗教的罗馬人，虽然，說实在的，这我并不喜欢。年青的国家，就象我的国家那样，不应該是寬大仁慈的。眞是活見鬼！我曾經戴着把我装扮成罗馬大帝的士兵模样的鋼盔，甚至咬紧牙关，一边凝視着大馬戏团的舞台——就是平常在那儿比賽足球的‘革命运动場’上——一边想象在吼声震惊四野的野兽爪牙下的罗馬基督教徒和富豪們的心情……

“不，我并沒有醉，而且也沒有听錯，它們确在嗥叫，因此我决定在警察附近把車子停下来，并且用极其純粹的西班牙語問他，是否听見了想吞噬有錢基督教徒的野兽的吼叫声。

“‘是獅子嗎？……’我态度严肃地問道。

“‘是的，是獅子……’他回答我道。

“‘是老虎嗎？……’我态度严肃地問道。

"'是的，是老虎……'他回答我道。

"'那么您，警察老爷，'我勃然大怒，'您什么事都不管，就是要让它們把罗馬基督教徒吃光嗎？'

"'它們都关在籠子里，在动物园里吶，'他露出笑容对我說道，'沒有什么吃光的危险啊，先生……'

"我継續沿着一个斜坡急馳，接着越过某站附近的窄軌鉄路。車子在鉄軌上跳得很厉害，要不是戴着鋼盔，脑袋准会碰个大窟窿。以后便风馳电掣地——时速六十英里——跑进一个弯成S形的小巷，一边是树，一边是低矮的小茅屋。我的車头灯是一直开着的，我撳着电喇叭。就在这S形小巷中間拐头一个大弯儿的时侯，撞着了路右边跟我同一方向行走的一个什么人。一刹那間，我的眼角瞥見半空中一个人体，两臂平伸着。

"让人咒駡吧，可是誰能在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高速中一下子把車煞住呢？

"当混賬的慣性减低了，我才能把車子停下来，可是离出事地点已經很远，所以不得不跑回

头，以便去援救那个被撞的人。我的車灯依旧远远地照射着前方黑呼呼的一片草地。我走近以后，发觉只有一件玫瑰酒色的女大衣，一只袖子差一点撕脫下来了。我摸了摸大衣，感到有人体的热气；这个被撞的女人想必就在这附近什么地方；仿佛还有热气和令人惬意的头发和皮肤香味……但是我旣听不見呻吟声，也听不見埋怨声。我害怕起来了：莫非她巳經死了嗎？我不寒而慄：反正不是找到一个不管受伤是輕是重的活人，就是找到一具尸体。我开始东寻西找，心里十分沉重，可是竟連一具尸体也沒有。

我在絕望中依然坚持去寻找；可是当我在大衣周围找来找去的时候，奥秘却与时俱增。我重新一步步来考察出事地点；拿了根树枝去探索路旁沟里淤积的雨水——黑暗中，我覺得有一个水洼里好象有一个趴着的女人。我想，一定是車子把这个女人撞到路的那一边去了，于是一步跳了过去。后来，我沒有想到我在煞車时把她从路上拖过了到車边的这段路程；当时我只想，在車輪旁边很可能躺着一具断腿缺臂、鲜血淋漓的尸体，真

是害怕极了，于是我跑到卡車旁边去……我又回到放着她的大衣——这是唯一可以看清楚的东西——的草地上去，重新喊叫，唤那被撞的女人；但回答我一切喊叫的只是回声……

“在哪儿呢，被我撞了的女人在哪儿呢？……她是年青的呢？还是老的呢？……长得漂亮呢？……还是丑陋呢？……

“野兽的吼声使心都揪成一团；刺耳的嗥叫轉成了呻吟——刚刚听得見，短促、悲伤……

“这一切只有在喝醉酒的人才会发生，可是我并沒有醉啊……明明看見一个两手平伸的身体被抛到半空，就跑去援救她，而又找不着，仿佛这就是幻影吧？……醉鬼的错觉吧？…… 但是那儿放着一件大衣，这是怎么回事？……

“我把手电筒熄灭了，抽了支烟，然后又回到汽車旁边。令人发嘔的汽油味和橡胶臭味嗆得我聞不大出柔嫩的山茶花在这六月之夜发散出的香味，暂时也使我忘却了那被撞的无踪无影的女人。

“我沒有足够的时間，要不然，我一定把空車子开回头，回到在动物园旁边站崗的那个警察那

儿去，叫他坐到車上，再开到这儿来，让他帮助我弄清楚这个奥秘……我猜想，倘若我在仔細問过老虎、狮子和罗馬基督教徒等等之后，开始向他述說，我的車子右輪撞倒了一个姓氏不詳的女人，可是怎么也寻找不着，这位仁兄大概会皺眉苦脸……当然罗，他也許会說出跟您这会儿所想的同样的話来……醉鬼的錯觉啊！……但这儿有一件大衣，怎么能产生錯覚呢？……啊！……这証明了一点：并非是醉眼朦朧的錯覚，因为——我已再三向您說过——我并沒有醉啊……

“我把車子开到大路上，象流星一样飞也似地鑽到一个谿谷里，谿谷上空閃爍着千万顆星星。我的两只手与駕駛盘溶合在一起，身軀与座位溶合在一起。我注視着前方一条带子似的道路，仿佛在坎坷不平的轉弯处路面松軟，在伸展得笔直的路面上就变硬了。小汽車、公共汽車、大卡車、馬車都躲到边上，給我让路。可是平原延綿得不算太长：时速达八十英里——道路急轉直下通向另一个地方，好象浓重的黑夜把路压塌了下去。后来我駛过一座桥，桥下的水流得很緩慢，从此下行

到河岸上，两边长着剑形綠叶开白色鈡形花朵的植物，有如两排栅栏。

“这眞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鲁克林[1]来！……”

烟卷快要熄灭了，貼在咧着的下嘴唇上，每次深深的喘息都使它发出一陣浓烟。

“蠢貨！……我霍金斯中士会醉了嗎？……在某个小村子的村头长着一排排椰子树，这个村子其实应当叫做一万一千块紅墓石才好，幸而我飞也似地把它抛到后边了。道路又变得平坦，这不仅使我可以加快速度，而且可以在这烟雾弥漫的悶热空气中的巨大树木下略为歇息。那些高大无比，在星光下好象鍍了銀似的閃閃发光的树木，是太平洋沿岸曠野里仅有的生物。

“过了一会儿，路上出現一个‘停’字的标志——这个信号有另外一种含意，事先有人已告訴过我——于是在未馳到那标志跟前时，我就开始煞車；可是后来，我并沒有把車停下来，却向右一

[1] 布鲁克林：紐約市的一个区域。

拐，从在这儿压路的一架大压路机旁边一掠而过，然后駛到鋪石子的地方，再向前行进不远，在灌木茂密丛生的地方，我簡直象陷入砂子的池沼里；砂子在輪胎下发出无数响声：“嚓—嚓—嚓”——彷佛在招呼不要作声。

“我把車灯关了，停了下来，等待約定的时間到来。还有九分钟。在这炎热的地带，我汗水滿脸直流，那条擦汗的手巾可以擰得出水来。

“最后的几分钟飞逝过去了，約定的时間已到。从漫无边际的海洋所发出的单調瘖啞的咆哮声里，已經能分辨出一股划破天空的响声；这个声音馬上变成怒吼的尖叫，傾刻間，一陣沉重的响声在我头頂上风馳电掣般地飞了过去。在黑暗中簡直看不淸这是个什么东西。当飞行員急轉弯时，飞机的一只翅膀笔直地对着地面。螺旋桨的轉动掀起了一股沙土，周围的灌木丛和大楊树也开始搖动起来；忽然黑暗中飘落下来一个降落伞。我毫不犹豫地急忙跑到那个刚刚落到地上的带有貨物的白伞跟前。如果把这个降落伞提起攤开，就象是布縫的一只大蝴蝶，但是伞上的繩索縛住了它，

这个蝴蝶倒象个死尸了。

“这眞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魯克林来！……

“这架庞大的运輸机在变换方向时，从我头頂上飞掠而过，差点儿把我甩到地上。但是眞他媽的混賬，那会儿竟然沒有把我的头削下来！……要不然，至少能使我免于把武器从降落伞着地的那个地方轉运到那边——我孤注一擲地（車輪在沙里愈陷愈深）把車子搞到的那儿的地方去。搞到？……搞到——这就是說当时还不需要背过去。老远我就捉摸，这是什么貨物。但是你用肉眼是看不清所有的东西的，而且更糟糕的是，得立刻把这件事做好——把这些貨物背到背上，用两条腿馱过去。当时，我本来以为把一捆捆的武器和弹葯搬运五十公尺是最簡单不过的事，可是現在两只脚得在沙子里一步一陷一拔地拖曳而行；我那时眞对这混賬的时刻詛咒了一千次。要是就把这称之为周末，那眞是活見鬼，甚至現在我还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周末！这是閃电战，在一个周末准备好的閃电一般的战爭啊！

“在我走过的那条道路上，两边的灌木林长得象墙一样。沙土里露出了被沿岸酷热的气候炙得干枯而且又被风吹得到处凌乱不堪的树木的根。甚至死寂深沉的自然界也反对我拖运这些带来死亡的貨物。我摇摇晃晃地搬运着，可不是因为我醉了，您明白吧？……說实在的，在沙子里走眞是步步艰难。我用尽一切方法以免跌倒，可是毕竟还是倒下来了，象一个醉鬼似的倒下来了。当我把最后的一捆武器举起来的时候，我跌倒了。这一捆并不比其他那些重，但是我已精疲力竭，实在不想干了！我对于装载这些僵尸般冰冷的东西厌倦透了。眞的，我跌倒了，也承認倒在地上，嘴张得大大的……是的……嘴张得大大的，好象酒宴后睡着了一样；而且确实如此……并沒有馬上淸醒过来，可是等到神志清醒过来的时候，我才看到我是仰卧在地上，两臂瘋狂地乱揮，两腿在抽搐，前额和鼻子碰破了——又是血，又是汗，混杂在一起分不淸，象小河似的順脸直流……肮髒极了！……所以我很想把这最后的一捆扔下不要……作为我在这个国家曾經度过怎样一个周末的証明。我使

出最大的劲，极其艰难地把这一捆拖到了卡車旁边，后来，勉勉强强地喘着气——甚至腰部都喀嚓响了一声——手抱胸挺，把它弄到車子的踏板上，象推其他那些捆东西一样，往里一推，随后扣上了車帮。可搞完了！但是必須在天亮以前把武器赶紧运回去。

“这眞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魯克林来！……

“火光一閃，汽油着了，我登时把引擎开到最大限度，想用最大的力量把似乎在这儿生了根的卡車开出来。空車开到这儿很容易，可是要开出来就……要把滿載的卡車从沙子里开出来，您試試看！……”

侍者又出現在他的面前，一来是为了按照等比級数和等差級数給他斟威士忌和啤酒，同时也表明他在听他講述——象酒吧間里围繞在霍金斯周围的其他顧客一样。

“这眞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魯克林来！”

侍者知道霍金斯中士渡过的閃电周末是在一个丛山四季葱蘢、湖泊美丽非凡、水果甘美适口和

奇葩荟萃的热带国家里渡过的。这个国家的森林里，有些树盛产乳液，可以取得奶汁——一种可以做口香糖的胶汁；从那儿可以得到世界上最好的香蕉和世界上最上等的咖啡……所有这一切，侍者都已知道。这个地区是爱和平的善于織彩色布帛的印第安人的国家，是令人欽佩的欧洲人的后裔和忧郁的混血儿——这些人在斗牛、斗鸡时，在天主教堂里，和出售甘蔗汁酿的烈性飲料的低級酒店里，都可以遇見——的国家。关于这一切，侍者都知道。他給霍金斯中士又斟滿了一杯酒之后，問中士采取什么措施，才連同載滿武器的車子从沙子的陷阱里走了出来。

“到底怎么样了呢？”

醉熏熏的中士在回答之前，用一只手慢吞吞地摸索盛着威士忌的杯子，把杯子举起来，小心翼翼地往嘴里灌，双唇紧紧地抿着，好象嚼住馬嚼鉄，以免流失一滴。冰凉的啤酒使被苏格兰威士忌螫得火辣的嘴又清凉过来之后，他啐了一口，拿手帕擦擦脸，并且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說道：

“那就得給輪胎挂上鏈子……”侍者一边拿着

威士忌酒瓶准备好給中士斟酒，一边說道；中士的啤酒还有很多——足足还有半杯。

“說这缺德的話多么阴险啊！……”霍金斯大声喝道，“一部分人被鏈子捆綁起来，被剝夺了自由，而另一部分人却得到了自由！……是的，我是怎样从沙子里爬出来的呢？是啊，危险到这种地步！如果忽然被人看見我們美国的軍用汽車滿載空投的武器和弹药，由我国軍队的一个中士（一个諾曼第[1]老将）駕駛，那我就完蛋了。我甚至无力把鏈子拖起来，挂到輪胎上去。只要不是白天，只要天沒有亮，我都无所謂……

“引擎开足了馬力，可是后边的車輪直打空；卡車拼命地顫动，好象生怕决定在周末开始去攻打的我們友邦当局发现我們似的。有意識地，也許是无意識地，我不由得把两臂擱到駕駛盘上，头扒在手上；我簡直被折磨透了，于是我捂着脸，竭力避免擦伤前額和鼻子……汗水是多么令人难受和折磨人啊！……腋下汗如泉涌，背上胸前汗如

[1] 諾曼第：在法国西北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美軍队曾在这里对德国法西斯軍队作战。

雨注，袜子和皮鞋粘到脚上，象貼膏葯一样……

“上帝啊！我无意中向一只前輪瞥了一眼，在朦朧的車灯光下，我忽然觉得好象这只該死的——这会儿已經癟了的——輪子下边，有一个人体，平伸两手向上飞起，活象一个稻草人或者挂在十字架上的尸体……照大衣来判断——是个女人，后来在任何地方我都沒有找到的那个女人。我一經想到这件事，忽然一切情况都回忆起来了，这时我的脸颊还未离开手，而且也还沒有清醒过来。原来引起我注意的东西是巨大的沙丘在远处造成的悬崖絕壁的岭脊——眞的，悬崖絕壁眞象那个朴質的女人……一个外表輪廓好象圓形的女人……它也沉睡，无声无息……跟我一样都成了流沙的俘虜……还是这同一只輪子靠着外表酷似那个女人体态的沙丘……这只輪子在那里把她推到了空中，她就在空中无影无踪了……她什么也沒有留下来，什么也沒有，除了露水……可是在这儿，还是这只輪子，忽然又在她的附近出現——她隐沒不見了，变成了悬崖絕壁……我覚得这一切实在可怕，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認为我就在这儿得到

超脫。我慢慢地欠起身来，把駕駛盘握得更紧，开始轉动車輪，希望准确地爬上这个石脊。我刚一爬上，就拚命向前冲去，一点也不心痛引擎——炸了就算了！至少那时我是可以多少有所借口說明原委的；誰也不能指責我，說什么我喝醉了……

“这眞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魯克林来！

“我把风門开足了的时候，这輛庞大的卡車不仅向前一竄，而且飞馳起来，好象从大炮里射出来的一样。不管是在沙地里，也不管是在以风馳电掣般的速度轉眼飞馳过的太平洋沿岸地带那条大路上，我一直未耽擱过；那个被我称之为一万一千块墓石的小村子和兵营了望台半空中的灯，一同留在后边，消失了；小村子跟村子里的那些椰子树、种植甘蔗的大农場、蕃瓜树和香蕉树都消失了——一切都变成了高原上的林蔭，在朝霞的輝映下显得格外碧綠。还沒有开到潮沼边，我拐到另一条路上去，把柏油公路撇到了一旁，順着村道行駛，穿过一些小村落，然后抵达‘金黃谷粒’庄园；应該在这儿交武器；要是把武器运到首都，当然是不明智的……在这些村子里，生活已經开始活跃

起来了：公鸡、母鸡、猪、鹅、母牛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相互呼应，有的地方敲起弥撒的鐘声，号兵在吹起床号。

“順着差不多遮滿无花果树枝的一条寬闊的林蔭大道，我朝一个花园开去，那花园里住了一批遐邇聞名的咖啡园老板。在一座房子的前面有两位园主已經在等着我。这是两位面龎枯瘦的紳士，其中上年紀的一位头发已經斑白。这两个人的眼睛都很小，面頰是亚細亚人型的。我刚刚把車子停住，他們就走上来，用非常純粹的英語向我寒暄，同时却以故意令人注意的姿态看看手表，好象在說：您誤时太久了，快点吧，要爭取时間啊！……我从座位上跳下来，把鋼盔推到后脑勺上，用手帕揩拭額上的汗水，隨后同他們一道轉到后車帮去，打算拔掉鉄栓，开始卸貨：应該把武器在庄园里藏起来……武器？……可是……什么武器啊？……卡車是空的……

“我眞是疲倦极了，两条腿沉重不堪。說实在的，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担心慌张的两位老闆却更焦急不安，他們面面相覷，瞧着我，反复

地說：

"'什么也沒有！……什么也沒有！'

"我就地跳了起來；这是眼睛騙了我……車上原来有武器，是的，有武器的啊！……我活象一个瘋狂的足球員，在空蕩蕩的車子里四面八方乱踢，結果却連一捆也沒有碰着……什么也沒有……堆在卡車里的那些捆东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把角落縫道都找遍，两手到处摸索过……确实是放在这里的呀……怎么所有的貨物都不見了呢？……只找到一个降落伞……还有一件衣服……一件衣服……这回可不是女人用的，而是找不着的武器上用的……

"这眞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魯克林来！……

"掉了嗎？可是車帮是用鉄栓和鉄鏈关得好好的，怎么能掉下去呢？

"偷走了嗎？誰能偷呢？在回来的一路上，我根本不曾耽擱过，速度飞快，只是由于装載沉重和坡道的关系不得不在爬坡时減低点速度啊！

"看錯了嗎？要說是錯覚，当时怎么会听見要

吃有錢的基督教徒的野兽的吼叫声呢？……要說是錯覚，当时怎么会看見一个被压死了的女人，而且还发現一件大衣呢？……？怎么能是錯覚呢，我亲自把一捆捆的武器装上車，甚至弄得汗流浹背，而且两只手上都磨出象鴿蛋似的大泡来？

“那时我相信，大概我也确实惊慌失措了。这一切都是无法解釋的。可是，要知道，我并沒有醉啊……这两位在雪白花朵盛开的咖啡园中間等候武器的‘金黄谷粒’庄园主兼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教育的印第安領袖，以慣有的怀疑目光注視着我的全身……年紀輕点的那位忽然向爬滿藤蔓植物的汽車間跑去，开出一輛小汽車，开足馬力在我来的那个方向飞馳不見了。他是去检查一下是否我在途中失落了武器的。这是最为可能的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是急忙赶到一个市鎮上，給等候运到武器和弹葯消息的一位大使打电話商談去了。

“这样一来，我得向这个国家的当局負起对遭难女人的責任；她的大衣我还留在出事地点未动——实在說，我覚得奇怪，那个遭难者究竟怎么样了，死了还是受了伤？——可是我得給那位严厉

的大使負武器的責任。为了使大家明白，我付出多大的代价去完成——是啊，是完成了！——我所承担的任务，我尽力訴說自己背脊吃够了苦，手上磨出了泡。但都是白搭；前額和鼻子上擦破的伤口是对我极其明显的懲罰和我醉酒的有力佐証。

“我勉勉强强地挪着两条腿，离开了大卡車。我把降落伞搭到肩上，象件白斗篷。我抽起烟来。‘金黃谷粒’园主命令給我一杯咖啡和一把椅子，我自然同意了。

“这眞是桩倒霉的事儿—— 到布魯克林来！……”

侍者拿着一瓶威士忌又出現在他的面前——他眼里閃爍着愉快的光芒——一边殷勤地笑着；給他斟了滿滿一杯。侍者知道了霍金斯經历中的一些事情；知道这个人是加利福尼亚人，在某大学，仿佛是斯坦福大学毕业，是个記者，流浪汉……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使之依然如故的一个“沒有幻想的幻想”詩人，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認。

“‘我醉了？……’我本該朝大使那付下流丑

陋的面孔上啐口唾沫，而不向他敬礼才对呢；可是我已經向他敬了礼，羞怯地后退了三十五公分，两只手象被綁在背后一样。

“‘您把武器留在什么地方啦，中士？’

“‘不知道，大使……’

“‘您把它装上卡車了嗎？’

“‘是的，大使，我亲自装上去的。’

“‘卡車并沒有把武器运到，您該怎么解釋呢？’

“‘我也不知怎么解釋，大使……’

“‘它被人偷去了嗎？’

“‘不知道，大使，可是任何地方我都沒有停过啊……’

“‘您喝醉了嗎？’

“‘沒有，大使！’

“‘您得对巴拿馬运河区的当局負責。’

“‘我不是現役軍人，大使……’

“‘那么您为什么会在这里？’

“‘来游覽的，大使……他們邀我来这里度周末的……’

"'您知道，愚昧病患者，我們是处在战爭状态啊……'

"'打仗？……'我瞠目結舌，惊訝不止。'跟俄国打仗？……'

"'不，霍金斯中士，您别装聋卖傻啦！我們同这个国家作战……您……醉了！'

"'是的，大使，我醉了……'

"'刚刚您还說沒有……'

"'可是現在我說：是的……您旣然肯定說，咱們国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在跟这个小小的共和国打仗，那么，无疑我是醉了，酩酊大醉了……'

"'回头給您一张通行証，您得老老实实地到巴拿馬运河区的軍事当局那儿去。'

"'首先我得到当地警察局去，因为夜里我撞了一个女人！'

"但是外交官已經不听我講話了。他轉过身去，背朝着我，做出一付軍人姿态，在'金黃谷粒'庄园两位主人的陪同下走开了。他跟两位文明的印第安混血儿在一起，相形之下显得格外特别，眞

是个装扮成运动員的劊子手。

"我暈倒在椅子上。的确，我醉了。只有酩酊大醉的人才能相信，我的国家，世界上最强盛的一个国家，会跟这样一个弱小无力的国家在打仗……哈！……哈！……哈！……想到这事就感到羞耻。看来，我确实是醉了，烂醉如泥了；同时我确确实实認为，我是醉了……醉了……我甚至倒下了……

"这眞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魯克林来！……"

二

負責向本地各报館发布警局消息的一个警官（他少了一只胳膊，然而一双眼睛却很大），对报館的采訪記者都很熟識。

这天早晨，他們都来了，可不是为了采訪惊人的消息——他們不过是来向他討个官方的証明。这一切他都清楚。他听到他們准备闖到他的办公室里来，就够了；他一瞥見他們拿着鉛笔和紙张爭

先恐后地飞奔而来，就够了；有些人——还戴着帽子的——把那无用的帽子挟到腋下，另外一些人沒有打領带，还有一些人沒有上衣，只穿着一件白色夏威夷衫。大伙都焦急不安，指手划脚，一停不停：他們从流言充塞的市內带来許許多多的問題：

但是他們看見的只有一个吸墨水板，就是通常当他們一进来，他就收藏起来的那个吸墨水的东西——当地新聞界中間向来有的悬賊星。这一次，警官为了使人尊重自己，所以只是以右手五个指头把那个圓玻璃球攥在手里；那个圓玻璃球里还可以看見一对淫穢男女的画象。

采訪記者們不得不对这位独臂警官的行为让步；他不仅不听他們說的話，甚至要把他們撵出門去；虽然他們打算給他解釋說：他們所要請求証明的这个消息太重要了，所以弄得他們稀里糊涂；而且有失礼貌地闖到他的办公室来，都是出于无奈。今天一大清早在太平洋沿岸那条公路上发現的东西，既非头疼药片，也不是牙籤，而是各种不同口径的武器和大量弹药：

其中有一个采訪記者找了一个打开僵局的借口：

“我也有一个吸墨紙水板，跟您那个一样，只是男的和女的都穿着衣服。”

这一来，独臂人心軟了。他的弱点就在这个安有誘人裝飾的吸墨水板上。

“穿衣服的……但是……穿……”

“是啊，是穿衣服的！所以別致就在这里……”

“那么說来还是我的好……光着身子……您瞧，光着身子……”

“我不知道好在哪里……我的可有意思……男的穿着黑长袍，女的头上披着一条大肩巾……”

独臂人嘴里发癢，两眼熘熘闪光；旣然他不能搓手表示贊叹，那么由于极大的快慰，就只好碰碰两个膝盖。

“是一个神甫跟他的姘头！……”他叫了起来。“看得清清楚楚……”

“是的，看得清清楚楚……”

“他俩是什么样儿的啊？”

“怎么，他俩是什么样儿的？……他跟她还会

干什么呢？”

“可是女的……女的怎么样啊？”

“跪着……”

“跪着……”警官无意地重复說，接着就好奇而色情地問道：“可是神甫呢？……神甫怎么着？……”

“坐着……”

“坐着？”

“随您怎么想吧，他可是在听她讖悔！……”

大伙儿肚皮都笑痛了，而警官則簡直为痙攣的笑声憋得喘不上气来；他的两眼噙着泪水，胡子乱七八糟，左边那一只空袖子 火鸡颚下的那块贅肉一样在晃蕩——假使記者們認为警官实在笑得精疲力竭，因而不再企图重新向他要官方証明的話，他会不停地这样笑下去。

他的面孔一下子变了色。

“你們都去——去吧……到国防部去……你們还想作弄我！……”他咒駡道。“这是軍事方面的消息，不是警察局方面的……如果你們想使报紙塌台，那么我这里現成有一份招領失物通报：威列

克車站附近拾到一件女人大衣……”

“看来准是警察把一对不幸男女吓坏了，小姑娘仓猝中把自己的大衣忘掉了！”爱說俏皮話的一位采訪記者大声說道。

“当然罗，可以推想到，他們不是象您那个吸墨水板上的……穿着衣服，而且在作懺悔，”独臂人挖苦地說。“他們，显然，象我的这一对……”

“警官，您可以收藏一个吸墨水板上那样的一对玻璃制的男女，而你們警察局却拆散了一对活人，这难道合理嗎？”一个采訪記者說道。这个記者从警官手里把那张拾到一件大衣的官方公报拿了过来。其余的記者甚至認为那张通报不值一看。眞是活見鬼，本想来討关于公路上发現武器这件聳人听聞的消息的官方証明，可是只采訪到威列克車站检到一件女大衣的一派胡言；回到編輯部——会因此而被撤职的！

“步枪，大炮！……步枪，大炮！……今天的惊人消息！……太平洋公路上发現了步枪，大炮！……步枪，大炮！……

报販一边拼命喊叫，一边在大街小巷里飞跑。

人們紛紛向窗外张望，跑到街上，沒有拿到报紙时，甚至跟着卖报的小孩跑。这件事他們經报贩嘴里听到的只有一丁点。流言蜚語刚刚传遍了全市，他們都已知道这件事了。关于这件事的新聞，他們都想看，而且反复地看……

“步枪大炮！……步枪大炮！……今天的惊人消息！……太平洋公路上发現了步枪大炮！……步枪大炮！……”

“是的，先生。我叫馬考斯·巴士……”

“亲爱的各位听众，馬考斯·巴士就在我們的麦克风前面，他是今天早晨发現在首都圣何塞港口[1]公路沿途零零散散抛弃着的首批武器和弹药的司机之一。馬考斯·巴士生生黑头发，中等身材，鼻子平常，可是顺便說一句，人家却把他叫做翘鼻子——下边他就来跟我們談談，他是怎样发現这一捆捆的武器的。請馬考斯·巴士先生讲話……”

“嗯……嗯！……老实說，事情不是象大家說的……我一清早开着坐滿乘客的車子，离开了港

[1] 圣何塞：危地馬拉太平洋岸的大港口。

圆……”

“你們听，”电台广播員插嘴說。“他离开圣何塞港口时載的是睡着的乘客啊……”

“可是，我不知道，嗯……嗯……說老实話，不知道他們是否睡着了，但是……嗯……嗯！……我可是沒有睡。就在馬沙瓜前边，公路当中看見了头一捆……嗯……嗯？……我多咱也沒有想到，这会是……”

“那么，您怎么办呢？”

“那还咋办？……嗯…停下来唄……”

“您停下来，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喏，我把我的助手推了一下，他还在打盹……叫他下車去看看那是什么玩意儿……喏，他回来了就……嗯……嗯……面色蒼白地……說，这个么，說是一捆武器……嗯……嗯……我說着……也就下了車……不含糊，是武器……喏，当然罗，我們抬起来，好把它放到車上裝行李的地方去，喏，可是后来又发現了，一連三次……我一共发現了三捆……”

“它們是怎么摆着的呢？”

"乱扔着……喏，就象平常从車子上把什么东西扔下来那样……嗯……嗯……而且还是車子在飞快行駛的时侯……"

"可是您能够証明这一点嗎？……您是否認为武器是从飞机上投下来的？……"

"嗯……嗯……嗯！报上說不……"

"可以証实嗎？……"

"嗯，不，不……喏，可以假設……"

"根据什么呢？"

"就在那个地方……喏，乱扔一捆捆武器的那个地方，公路上可以看到車胎的痕迹……喏，只有两吨以上的大卡車才会弄出那么深的車轍……嗯……嗯……飞机是沒有痕迹的……可是那些痕迹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嗯……嗯……"

"您可以再給我們談点什么嗎？那么您把武器怎么办了呢？……把它运回家了嗎？"

"上帝保佑！嗯……嗯……嗯……我把它交給圣太—馬利亚的要塞司令了，他会亲自对您說……喏，我还得排上队……因为大伙都在交自己发現的武器……有司机……有汽車运动員……甚

至还有赶驴的……”

“好了，让我們向馬考斯·巴士先生致謝……”

“……嗯……嗯……”

“謝謝他在这里对我們的听众講話……”

今天轟动一时的消息是武器；誰会想到去注意刊在报縫里的那条短短的消息呢？这消息一共只有几行：“昨天，二十一点三十五分，威列克車站附近，在从瓜廸亚·維埃霍到拉·列富尔瑪的那条路边上发现一件紅玫瑰酒色的女大衣，右边一只袖子行将脱落。大衣口袋內发現有两枚輪盘賭用的筹碼；值十块美金的一枚——象牙色，另一枚值五块美金——紅色；还有一张名片，上面印的是：女体育教师阿达·奴菲奥。”

三

“这眞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魯克林来！……我已不再否認我喝醉了……为什么呢？……因为最好让人家以为我喝醉了……只有認为自己酩酊大醉，已經什么也不知道，完全不省人事，我才

能同意……同意人家說我眞的喝醉了……在我去裝运武器时，是不是醉了呢？我們前面已經确定，倒下来謂之醉，而我只是晃悠，所以不算醉——是的……就从那个时候起，我沒有一天不喝酒……这是自杀嗎？……假如說这是自杀，那么我就是沒有一天忘記用自杀来結束生命……我每天都在自杀……过去，我和一切有教养的人一样，每天刮脸，可是現在……現在却每天在用自杀来結束生命……

“奉命調查案件——这案件已被称为‘霍金斯案件’——的那个人是联邦調查局和中央偵察处的工作人員，也是大使的代理人。有一次他带了一本‘圣經’来……他估計我会賭咒說，我当时是喝醉了……本来就沒有这么回事……他拿来一本‘圣經’，打了开来，說道：

“‘您多少知道点基督复活的事儿吧？’

“‘知道一点儿……’我回答他說。

“‘如果您知道，那么，中士，您回想一下吧，在‘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二节写的是：‘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想必我眞的是喝

得烂醉了——我想，因为我一点儿都不懂，这个坏蛋給我念的是什么。）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輥开，坐在上面。’

“我越来越不懂，他却突然直截了当地問我，这是哪个天使打开了卡車的后帮。

“‘是的，是的！……’他針对我的沉默，証实說，一面用灰白的眼睛凝視着我。然后他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着的报紙，打开来，把头埋在报紙里，象戏院里的提詞人一样喃喃地讀起关于拾到大衣的消息来。讀完后，他抬起头来，高声叫喊着，一个字也不让我插嘴：‘胡說八道，可不是嘛！……可是对我来說，就在这条消息里，隐藏着問題的全部癥結……假如打开上帝的坟墓的是一个天使，那么打开卡車后帮的就該是另一个天使了……’

“我只好摇一下头，这动作就象一个人要把掉到耳朵里的水甩出来一样；我已經意識到，絕不是我，而是他，这个最能干的美国反諜机关的偵探人員，在說鬼話，才象个酒鬼。

“‘您是想說，’我在申述說，‘大衣的主人，就

是說——假如考虑到在口袋里发現的那张名片——那么显然是阿达·奴菲奥这个女人为了使武器掉下来，把卡車的后帮打开了的嗎？……'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中士……'

"'我想向您解釋一下：在我卡車撞了这个女人的地方，和收集飞机投下来的武器的地方，中間的距离不下八十公里。从肇事那个时間——晚間十点鈡不到——到我装运武器时天已微明，中間过了許多时間。怎么能設想，在这样一段距离和时間的差异中，被撞死的一个女人，假定說，就是这个阿达·奴菲奥吧，为了把武器扔到路上，会打开卡車的后帮，然后把它推上，并且妥妥貼貼地关好呢？'

"'問題就在这里。所以我們想知道底蘊，中士。您声明过。——而且您的申述已紀录在录音带上，这就是說，我能多次听您的申述——在肇事时您眼角瞥見一个两手平伸的人体被拋到空中。根据您的申述，您煞了車，往回走，以便去援救被撞的人，可是这个被撞的人不見了。'

"'是的，这一切好象是一种奥祕，'我回答說。

“‘霍金斯中士，您能回答这个問題。您当时分辨清楚这个人的头、脸和手脚嗎？您已經对我說过，您沒有看淸这个人。照您的話来說，在那一瞬間，您仅仅看見了一种人的形体，一种人的輪廓。說到底，这可能只是一件大衣；而您以为是两只胳膊的东西，可能是被抛起的大衣袖子。由于这一切，我稍許有了点儿头緒：卡車撞人时，大衣从被撞者身上給扯了下来，所以，这样一来，您找不着被压死的人了，这是很明白的事……。’

“‘我或許能在地上找到这个人……’我打断了偵探的話說。

“‘让我講完……您沒有找到那个女人，是因为她跡到您想象不到的地方，您沒有找过的那个地方去了……。’

“‘我已經告訴过您，我当时并沒有喝醉，而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知道得一淸二楚。’

“‘是的，可是您也对我說过，您至少在裝武器时也沒有检查过卡車。您只是把那些捆东西拖了来，而且它們是滚到車上去的。’

“‘您是想說……她跡到車廂里去了嗎？’我打

断了偵探的話。'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身体勉强只有車輪那么高，她的两手又是伸开的！'

"'手或者……袖子……霍金斯中士，就連您刚才所說的也不过是証实我的假設：当时大衣好似子弹壳，飞向了一边，根据弹道学的規則，人的身体好似子弹，被抛到上空，失去了速度，落到車上……'

"'我想，当卡車停下来时，我会听見呻吟、哭泣、埋怨声……当我在車輪下找她时，是会听到这些声音的……'

"'假如人事不省呢？'

"'誰？'

"'她……'

"'是啊！她，她……'我咬住了嘴唇。

"'她在不省人事的状态中摔到車上，那就只有在后来，可能是运輸机在給您投武器的地方上空飞过时，她才苏醒过来……'

"'我不可能醉成这个样子！'我絕望地叫嚷起来。'而且，很难相信，那个被撞的失去知覚的女人，在苏醒后会知道我是在装运武器，于是作弄我

們……’

“‘您向警察当局报告过了沒有？’

“‘沒有。’

“‘这就对了。当然，这会使他們动脑筋去查明撞死那个女人的——她本人不希望被撞死，并且也未經您的邀請就擅自作您的乘客了——那輛車子的号碼和主人……’

“他审訊我时那种不露声色的神情，使我恼怒，可是我竭力掩飾我的情感，只搔了搔后脑勺。末了我說：

“‘另一方面，这都是軍事秘密……’

“‘是秘密！您說得对；这在过去是軍事秘密，可是現在已不再是秘密了……这些野蛮人在巴拿馬大力施展偵察伎倆。不能否認，这是他們巧妙地干出来的事情。您将来会看到，我的想法会得到証实：謎底的关鍵就在这不幸的事故上……我們还会从巴拿馬那儿得到情报，还有关于这个女体育教員阿达·奴菲奥的情报……。’”

四

在深蓝色的冰面一样烏亮光滑的跑道上，飞机庫的灯光在懶洋洋地变幻着，时明时暗。海洋附近——在潮湿的雾靄中——令人目眩的照耀得如同白昼的几千伏特的光輝，照射着一架庞大的运輸机和并排停着的霹靂式P 47型轟炸机的机身。

一群人，背朝灯光站着，活象貼在飞机的金属外壳上边的木偶，他們的面孔仿佛鮮血淋漓，可是这不是血，而是油漆。他們在用紅漆涂抹机翼和机身上的标記。

……我眞想把婚离，
并且和你結成伴侶。
……我眞想把婚离，
并且和你結成伴侶。

黑人杜龙德把霹靂式的机身敲得咚咚响。他

这只手不去涂抹白星，字母和数字……不一涂一抹……不一涂一抹……

……我真想把婚离，

并且和你結成伴侣。

許多只手都在涂抹，但是他的那只手——他那只把机身敲得咚咚响的手——却既不去涂抹白星，也不去涂抹号碼……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叫来值特别班，要他們在这里，离拥挤的机場很远的地方工作，并答应发給他們战时津貼的。

“杜龙德，又要打仗了嗎？”一个在旁边涂抹白星和号碼的混血儿問他。

“又要打仗？这还用問！难道战爭結束了嗎？現在它不过是被叫作‘冷战’罢了……”

“应該把它叫做倒霉的战爭才好！……”混血儿說，一面用漆黑的眼睛审視着鋁質的机身。“老弟，难道我們是为了进行‘冷战’来涂抹这些飞机上的标記的嗎？”

“哈！……”黑人露出洁白的牙齿微笑道。“現在最适于用来作战的只有轟炸机，沒有星，沒有字母的轟炸机……最合适……”

“对什么最合适？……”

“对一切都合适……”

“你和剧院的經理扯了些什么？”

“扯？……”杜龙德詫异地說。

“我看見你了……”混血儿用油漆染紅了的手指在油漆未干的机身上划了一道，使銀白色的金属露出来。

“閑扯……”黑人說，一面聳聳肩。

“我看見你了。杜龙德，你还問他，为什么要我們把这些飞机上的标記涂掉。”

“的确，我問过他……”

“他对你說什么来着？”

“他說是为了使工作多一些……現在失业的人这么多……”

“是啊，这些飞机不久前才涂上油漆……眞見鬼！好象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这件事情有誰不知道呢？……”

两个大洋的海浪同时朝着狭窄的地峡冲击，但是，波涛拍击着的两岸把它們制約住了，不能联成一气，只能溅起齿形的泡沫，嗶啦嗶啦地清脆发响。——可是在远方，却到处狂怒地咆哮着。

下起雨来了。杜龙德身上却滴雨未沾。他看見在飞机尾部工作的伙伴們都淋湿了，这时他們正在涂抹数字，一直涂到数字完全消失为止。而他則站在机翼底下，感到很满意；这回涂抹的是国旗和白星。

天亮了，可是大家都还忙着涂漆运輸机和轟炸机。中午过后，杜龙德到"彗星"剧場去。門关着，周围万籟俱寂。过路人匆匆走过，連棕櫚树也紋絲不动。杜龙德眼也不眨一下；他的眼皮周围布滿棕櫚树叶一样的黑长的睫毛。当然，大家都在休息时唱歌是不妥当的，可是他必須唱歌，必須在这儿唱歌。开头，他只是哼譜子，随后吹起口哨，最后，这个黑人放开喉嚨唱起来了——声音粗獷，辽闊：

……我眞想把婚离，

并且和你結成伴侶……

……我眞想把婚离，

并且和你結成伴侶……

刚唱完，有一个人头在小窗子里露出来，从上面喊道：

“杜龙德，您好啊？”

他还沒有来得及回話，甚至来不及吐几口唾沫，“彗星”剧院的經理就在他身旁出現了。

“今天涂了多少？”这个体形瘦削、大鼻子、闊額头的人匆匆問他。

“一架大运輸机。快要飞走了。还有一架轟炸机，大型的，有点儿旧了。”

杜龙德手里有了一迭沙沙发响的鈔票。

“看見哥伦比亚的飞行員了嗎？”瘦子問道，一边扣着衣鈕；他从家里出来得太匆忙，所以忘了扣衣鈕。

“沒有，沒有看見西尔华諾。他們不讓任何人接近这些大飞机。只有他們自己才能駕駛。”

剧院經理走了，杜龙德却在棕櫚树下呆了一

会儿，数着赚来的錢。后来他向中央大街走去，他挺想喝椰子牛奶！

……运輸机輕捷地离开了跑道，掠过飞机庫和巴拿馬的建筑物，这些地上的飞机庫和建筑物很快就变成模糊不清的白色和五顏六色的斑点了。必須預告，有一架国籍不明的运輸机此时升上天空，向北飞行，但是，尽管事先已預告过，防空武器却仍然盲目地、几乎是本能地一个劲儿釘住这架飞机的十字形影子。

从烏云密布的天空，云层被冲散的地方，可以看見中美洲沿岸的海洋和陆地象綠宝石和黄玉石一样融合在一起。运輸机飞行了几小时后便开始下降，那时可以清晰看見两个大湖[1]彼此紧挨着，宛如干杯时二只相碰的酒杯。

飞行員还沒有关上发动机，白糊糊的一团人影便围了上去。他們象疯人院的疯子一样，赤着脚，有的戴着破烂不堪的棕櫚树叶做的西班牙式寬沿帽；他們背着一捆捆的武器和弹药箱，一声不

[1] 指在尼加拉瓜共和国境内的尼加拉瓜湖和馬那瓜湖。

响地向飞机奔去。穿着白制服和漆皮长統靴，戴着北美牧人所戴的那种尖頂寬沿帽的警察，警覚地监視着这些搬运夫。警察腰带上挂着手枪，手执皮鞭，排成两行站着。誰也不敢說一句話，然而大家都知道，現在要装上武器和弹葯；并且誰也不敢說出，現在这架从阳光炎热的飞机場上以四只巨大十字形螺旋桨威胁着天空的运輸机，后来飞往的那个国家的名称是什么。

五

“請告知周率，說明眞空管型号和三极管的极間电容量！……請告知周率，說明眞空管型号和三极管的极間电容量……”巴拿馬的某个无綫电爱好者喃喃地說（他的发报机設在“彗星”剧院）。“我是巴拿馬！我是巴拿馬！我是巴拿馬！我要危地馬拉的路易士·莫尔奇……我要危地馬拉……危地馬拉……請告知周率，說明眞空管型号和三极管的极間电容量！請告知周率，說明眞空管型号和三极管的极間电容量！……”

在危地馬拉市[1]，公墓街一个花园的小門——由于风吹日曬已經褪色，象日久天长发霉了的骨头一样——后边，一块褪了色的写着“出售鮮花”的招牌下，有一座小房子隐沒在綠叶丛中。有一个无綫电爱好者在这儿收报：“請告知周率，說明眞空管型号和三极管的极間电容量！”他一面敏捷地把詞句按順序記彔下来，一面划出每个詞的第一个字母：飞——机！

“……我回答……回答……回答巴拿馬的詢問……危地馬拉听見了……

“我回答……巴拿馬……巴拿馬……巴拿馬……我回答……我是危地馬拉……我是危地馬拉……危地馬拉……告知……接受您的要求……‘請告知周率，說明眞空管型号和三极管的极間电容量。’

“……但是請告訴我，因为我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样的眞空管……先前那样的嗎？……

“……我懂了，我懂了……我应当說明，我只

[1] 危地馬拉市：危地馬拉的首都。

是初学无綫电的人，真空管弄不清楚……最重要的是，我的零件用完了，用完了……我对你說話……既然你收到我的报……而因我的容电器电充得不好……不好？一点儿也沒充电……沒充电……危地馬拉，你听見我的話嗎……危地……危地……危地……你听見我的話嗎？……"

在危地馬拉市公墓街的一座卖花的花园門前，这时有一个老头儿停下步来。这个老头儿如果不提胸脯上面象棵大白菜根似的高高凸出的脑袋，那就好象是由三大块构成的：一块——从步履艰难的脚掌至膝盖——向前傾，另一块——从膝盖至腰部——向后弯，而第三块——从腰至背——由于年长日久变駝了。

"有瓶子嗎？……瓶子……"他喊道，一面用手杖敲門。

沒有人回答他。发黑的骨头似的門后面只有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忙着采花粉。

无綫电爱好者在一张紙上記录。他沒有听見敲門声，沒有听見的原因是因为他耳朵上戴着耳机："飞机从巴拿馬飞出，沒有装載貨物……"

巴拿馬要求他回話，于是他发报：

“……巴拿馬……巴拿馬……巴 拿 馬……我告訴你……你的話我听得很清楚，虽然起初难以断定发报的是誰……”

“……你那儿出現了生人嗎？”巴拿馬透过大气的干扰笑道。“以后我也将以生人的身份出現……不把自己告訴你……有人在截取我們的情报……喂，危地馬拉，危地馬拉，危地馬拉……人家在截取我們的情报……”

由三大块构成的老头儿在街上敲門，一边扯着經年累月的支气管炎弄得瘖啞了的嗓子問道：卖不卖空瓶子。他等人开門等得不耐煩了，便决定就在門口坐一会儿，休息休息。

“……喂，喂……危地馬拉……危地馬拉……我告訴你，有人在截取我們的情报……啊！这是尼加拉瓜的一位好朋友。他只要办得到，每次都回答……而且总是开玩笑……总是反复地說，他是馬那瓜[1]的，是馬那瓜的，并且在說馬那瓜时，把

[1] 馬那瓜，尼加拉瓜的首都。

母音說得特别重，喜欢开我的玩笑……他听見我說，我的另一只电池沒有电了，于是邀請我到馬那瓜去，为的是給我装电池……'来吧……来吧……你会看到，我立刻就給你装电池……'"

在危地馬拉市公墓街那出售鮮花、而不是卖空瓶子的花园附近，小老头儿在門边睡着了；一些小虫落在他的脸上；他透着长气，发出鼾声。小房子周围长满玫瑰和石竹，西番蓮和木兰，洋綉球和百合花；无綫电爱好者正在里面抄录："飞机从巴拿馬飞出，沒有載运貨物，以便即时到馬那瓜装貨……"

"什么貨？"

"……我是危地馬拉……我是危地馬拉……告訴我，巴拿馬，巴拿馬，巴拿馬……告訴我，巴拿馬……你的发报机有什么装备，什么天綫？……我們說的是建筑物……你怎么叫法——是叫建筑物嗎？……建筑物……我发报……发报……发报……巴拿馬……巴拿馬……我将发报……我問你：你有物資嗎？物資……或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叫物資……"

“……是的，是的，是建筑物……我們也叫……建筑物……是的……是的……危地馬拉……建筑物……建筑物……我們巴拿馬这样叫……它对我挺合适，可是我想，应当更换地址，安置在花园对面……我的房子对面的花园……这样美丽的花园；大家都說，对巴拿馬来說，这太……啱，好吧，危地馬拉的朋友，回到电报上来吧。如果天亮时，天亮时我在家。不要睡觉……并且别忘了向应允贈給我一只鑽石戒指的那位先生致意……請轉告他，叫他别把戒指輸掉了……”

情报已全部收妥：

“飞机从巴拿馬飞出，沒有載运貨物，为的是即时到馬那瓜装运武器，并且天亮时飞抵危地馬拉，請先往賭場通知戴鑽石戒指的朋友……”

无綫电爱好者出来时，无意地推了一下在門边假寐的小老头儿。

“喂，老头儿，这儿不是卧室！”

“瞧着吧……我很快就要在那儿睡大觉了！”老头儿一面向公墓那方面点了下头。“我本想坐一会儿，等人开門，可是，看样子，沒有人在这儿住，

或者是只剩下聋子……大概有空瓶子卖吧？……"

"說得确切些，有空瓶子好打……"一面把門前的瓶子碎片指給他看。

"已經打碎了！……"老头儿凄苦地叹了一口气，摇晃着脑袋。"对我来說这是多大的損失，多大的損失啊！……"

"拿二十五个生太伏[1]去寬寬心吧……"那个人递給老头儿一个二十五生太伏的硬币。"这也是你收拾瓶子碎片的酒錢……"

"我收拾……我收拾……放心好了……"老头儿慢条斯理地、含糊不清地說，一边打算把瓶子碎片拾到背着的一条厚麻袋里去；可是突然他朝无綫电爱好者伸直了身子，說：

"据說，打破空瓶是不祥之兆，不过瓶子如果是綠色的——这是希望的顏色——那么这就是好兆头……"

无綫电爱好者已听不見老头儿在嘟囔些什么关于瓶子和預兆的話。必須爭取时間，动員一切力量。无綫电爱好者是战时秘密爱国团的成員，他

[1] 一生太伏：危地馬拉的輔币。

匆匆忙忙把从巴拿馬收到的情报送到秘密爱国团总会去。他不迷信，可是当他穿过公墓前面那块停出租汽車的空地时，脑海里忽然出現一个念头：鑽石戒指和他在門边老头儿身旁打碎的綠瓶子之間一定有什么联系……既然这是吉祥之兆，那么，就是說，一定能截获武器。

六

“这眞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魯克林来！……我們就是弄不清楚，阿达·奴菲奥是誰，于是这个偵探就瞎想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玩意儿来……是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玩意儿……我就把这个奴才臭駡了一頓……要是說，被我撞着的那个人，不管是男的或者是女的，能跑到車上去，眞是难以令人相信！……当我对他說，車上盖着帆布时，那个偵探的嘴脸便搭拉了下来。如果有什么东西掉到帆布上，就会馬上滾到地上去的。我又不是瞎子，还会看不見……

“‘我沒有想到这一点……’偵探用灰白的眼

睛盯着我擦破了的鼻子，喃喃地說。‘也就是說，我不知道，車上盖着帆布。我竭力想找到一种解釋，因此往往把一些細节忘掉。但是我还是和过去一样，認为揭穿秘密的鑰匙就在被压死的人身上……是的……是的！……’他改变了主意。‘也許，和大衣有关的一切只不过是个圈套而已……霍金斯中士，您能发誓証明，在卡車撞着人时，說得再明白些，就是发生不幸事故的时候，您发覚被抛向上空的那个人是个女人嗎？……’

“我搖了搖头，表示否認。

“‘着实可以这样設想：这个人是个男人。他把大衣往上一抛，便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同时，那时天挺黑，躲藏起来并不困难。您从卡車里下来，往回走，想去救那个您認为是遭了难的人，可是，事实上您看見的不过是件大衣而已。在这当儿，那个男人爬上了車子，并且在那里边藏了起来。’

“偵探快活地搓着手，簡直想拥抱我。

“‘祝賀我吧，中士。謎底揭穿了！一切都明白清楚了！’

“‘我沒有醉到那个地步，’我推翻了他的假

說。‘任何細小的声响我都听得見啊……’

“‘那么您解釋解釋……’

“‘我的解釋并不能揭穿那个人的謎：他怎么会为了把武器撒到路上，便打开了卡車的后帮，然后再把它关上……’我回答他說，并立刻补充說：‘这件不幸的事，照我看来，十分簡单。当車輪把这个女人的大衣卷走时——一切都說明，这是个女人——而且这个女人是和卡車同一个方向走的；那么她的第一个反应，甚至是本能的反应，就是拼命逃跑，躲开刚才威脅她生命的滚动着的大怪物。我沒有找着她，是因为她朝另一个方向跑了，而不是朝我去找她的那个方向跑。由于惊惶的緣故，她只管跑，就想不到大衣了……’

“‘是的，霍金斯……那么到底是誰……把卡車的后帮打开了呢？……’

“‘一个小天使……’我想这样对他一口說出来，略示嘲笑，可是偵探不胜担忧。

“‘我們是在敌人的国家里……’他終于低声地說。

“‘敌人的？……’我本想問他。‘什么样的敌

人？这儿的鉄路是我們的，港口是我們的，艦队是我們的，电报局和电台是我們的……难道我們自己对自己宣了战！……’

“‘糟糕透了……’他怨声怨气地說。‘請您相信我，我們的情报网在这儿力量薄弱，起不了应有的作用。而且，甚至一点用处也沒有！这儿流的不是血，而是美元。的确，是美元，这是因为这一切花了許多錢，花的錢太多了。花的錢这么多，以致他們在这儿对您的了解要比我們的情报机关对他們的了解要多得多……’

“‘了解誰？了解我？’

“‘了解您的关系，霍金斯……他們特別指出，您同情西班牙的共和党。您甚至曾想报名去参加保卫馬德里……’

“‘的确是……’我承認了。

“‘不，不可能，霍金斯中士，’他的眼睛甚至都僵直了，‘不可能怀疑您！您在战爭期間立的大功使您不致受到任何怀疑……’

“‘您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叫嚷起来。

“‘沒有关系。我倒沒有关系，可是別人会說，为

了把武器抛在路上而打开車后帮的正是您……'

"'一帮混蛋！'

"'是啊，这是愚蠢的行为。正是您，打开了車后帮，然后心平气和地把武器的丢失解釋为半路上发生了不幸事故……'"

侍者又出現在霍金斯的面前，从他那两排参差不齐的黃牙縫里流露出难熬的期待。他又給他斟上威士忌和啤酒。

"这眞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魯克林来！……"

侍者已經知道——这一点已講过許多遍了——女体育教員阿达·奴菲奥并沒有被卡車撞着。她在她父亲的陪同下到过警察局和报社的編輯部，同时解釋說，那天她在賭場里，有一个人拿错了她的大衣，留下一件相似的，深紅色的，式样象日本和服那样的大衣。

象瞎子摸东西一样，霍金斯在找威士忌酒杯。这个瞎子眼睛睜得大大的，他的眼睛被只剩下一件大衣的女人的秘密和只剩一頂降落伞的武器的秘密弄瞎了……

突然，在抓住威士忌之前，他猛地轉过身来，竟撞了侍者一下。

“不論是我們的情报机关——三个遍布各处的情报网——也不論是我們所在国家政府的偵察机关、反諜机关、警察局，誰也猜不透这个謎……我要不是諾曼第好汉，那么他們准会到非美活动調查委員会去控告我勾結敌人……这眞是桩倒霉的事儿——到布魯克林来！……”

七

“我叫阿达拉·密諾卡莉。我二十二岁，在大学里学哲学和文学。我是撑竿跳、网球、九柱球、打靶的冠軍。說实話，我并不知道我是否有未婚夫；您瞧，他宁愿我作他的情妇，可是我却想作他的妻子。不管怎样，我跟他就是(战时)秘密爱国团的成員。

“‘阿达拉·密諾卡莉，該行动啦！’他把任务交給我之后，对我說。

“于是我到賭場去了。我不喜欢賭場，可是那

天晚上我必須执行任务……从家里出来之前，我检查了手提包里的东西：鑰匙、打火机、香烟、口紅、手帕、女用手枪、香粉盒、錢……最后，我决定穿一件紫紅色的大衣，这大衣的袖子縫得跟日本和服一样，对我挺合适！我到郊外的賭場去时，乘的那部公共汽車坐滿了有錢人家的孩子，和他們一起的还有他們的母亲或者家庭女教师；此外还有几个乘客。玩具、糖果、奶瓶、各种顏色的小球、笑声和哭声——所有这一切使我忘記了等我要做的事情；于是我逗着那些頑皮的孩子玩，回答他們提不完的問題。每一站都有小孩下車，他們揮着粉紅色的小手向我告别；我們到終点站时，汽車里只剩下很少几个人了。

“传来筹碼的碰击声。我听見有人向我問好。

“原来是我的好女友。她把我介紹給她的丈夫。但是我对这两个朋友沒有多加注意；只有当小球在旋盘里跳起来，賭博的人伸出手，放下最后的筹碼时，我們才說几句应酬話：‘还想玩嗎？……’‘你覚得怎么样？……’‘喂，走吧……’‘不，不，我們沒有輸，也沒有贏……’

“这时有两张桌子在賭錢，无論在哪一张桌子上，我都沒有看見有人在紅19上下注。我眞难受，象背上有螞蟻爬似的：在紫紅色的方桌面上，黑色筹碼19前面，我突然看見了一个金边八面象牙筹碼。可是賭錢的是一个太太。人越来越多。两张桌子旁边挤滿了賭博和看热鬧的人。为了使别人对我的到来不发生怀疑，我也賭起錢来了。虽然我差不多总是贏，可是对賭博一点也不感兴趣。我得等待无名指上戴着鑽石戒指的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还必須在紅19上押上一个象牙筹碼。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一个半小时。我开始失望起来。过二个小时后我就可以認为我完成任务的时間已过，我也就有权利走开了。我就这样做了。我把搭在椅背上的大衣披到肩上，走了出来，打算回家去。无名指上戴鑽石戒指的先生沒有在紅19上押象牙筹碼……

“是美妙非凡的夜，弥漫着誘人的香味，滿天星斗，空气清新……这时稀落的行人在潮溼的砂礫上发出沙沙的脚步声，隐約可聞。

“四周安謐寂靜。突然传来动物园里的獅吼

声。我不由得着了慌；这是听到恐怖吼声的小动物的一种本能。我决定步行到威列克車站，如果累了，就在那儿搭乘出租汽車。我順着长滿杂草的路左边走，可是在威列克附近的鉄路路基旁边，我轉到了右边去。四周一切都很荒凉。說实在的，这儿平时行人就稀少，这时更是連一个人也沒有。我忽然脑筋一动，想在这儿等出租汽車，可是后来仍旧决定走到瓜迪亚·維埃霍去；我还不覚得累，虽然前边一段路程不算短，我还是継續往前走，希望在波里华尔大街很容易地截住一部出租汽車。

“我就这样靠着右边走，沿着阴影籠罩的小巷拐了弯之后，更加快了脚步。后来突然听見……不，沒有听見……对，是听見一輛开着車灯、冲进小巷里来的卡車的喇叭声，并且看見……不，沒有看見……对，是看見了我披在肩上的大衣飞到空中，而且还感覚到……不，沒有感覚到……对，是感覚到了我是躺在地上，卷走我的大衣的車輪紧挨着我飞滚过去。漆黑，伸手不見五指。我也不知道喊叫过沒有。随后，汽車在远处停了下来，有

一个人拿着手电筒，从卡車里出来，向我躺着的地方走来。看来，他是个士兵，戴着鋼盔；戴着鋼盔，还穿着制服。

“我全身顫抖，呼吸困难，心臟仿佛要停止跳动，起初我本想从那儿跑开，以免和警察局发生不愉快的糾葛。可是，当我看出这个士兵穿的是外国制服，便馬上想到，我是(战时)秘密爱国团的人——为了不讓他找着我，我便爬过了馬路。我发觉，他向被抛到草地上的大衣俯下身来，看样子，他以为这件大衣是被他撞死的人，我便向卡車跑去，迅速爬上車，鑽到盖在車上的帆布下面去。

“車上空空蕩蕩，什么也沒有。我屏住气息，臧在車上，透过帆布上的一个小孔，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一小块滿布星斗的天空——这是我决心跟踪这部卡車；不管它开到哪儿去的唯一見証人。为了什么目的呢？那时我还不清楚。我只是認为，必須弄清这个戴鋼盔的士兵所駕駛的这部黄綠色卡車开到哪儿去。我覺得这几分鈡就好象几百年那么长久。士兵还沒有回来。我只听見他东跑西走，在寻找，在找我。传来他的皮鞋踏在水洼里的

啪哧声，随后是在瀝青路上的脚步声；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大踏步地向卡車走来了。我連眨一下眼都不敢，好象他会听見我睫毛的摩擦声而发覺我似的。

"'如果发覺了我，怎么办？'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閃了一下，然而我馬上想到：既然他还不走，那就是說，在找警察。假如他发覺了我，我就裝作失去知覚，仿佛是車輪卷走了我的大衣，把我抛到上面，摔到帆布上，昏迷不醒。他走到卡車紧跟前来了，可是，看样子不打算把車子再往前开了；他爬到車輪底下去，敲了一通輪胎，随后站起身来。他走路不稳当。这时我才弄明白，他喝醉了酒，踉踉蹌蹌。他还在我大衣落下来的那个地方継續寻找。我再也听不見他的声音了：大概他是在什么地方站着不动，默不作声地站了好长时間。我还是先前那个样子，上面已經說过，連眼都不敢眨一下。可是这时又听見了他的脚步声；他一边走，一边咒罵不停。后来听見他猛然拉开車門，砰的一声把門关上。过了一会儿，显然，他点了一支烟。然后他开动馬达，車子离开了原地，

于是我覺得自己好象被埋在滚动着的鯨魚肚里一样。

“我們以极大的速度奔馳着——只有十字路口的街灯透过帆布上的小洞，閃着光，而且很快就消逝了；我們大概是穿过瓜迪亚·維埃畜，离开了城。照車輪下边石子发出的唰唰声来判断，看来是走过交叉路口以后，我們便往南面走了。我伸了一下腿，摊开两臂，尽可能安頓得舒服些；他这会儿是听不見我了。可是我一想到，这样的卡車一般都是到瑪利斯卡附近战时拨給美国人用的軍事基地去的，我便十分担心：这么一来，我的冒險行为可能以被鎖在某个汽車間里或者坐在空兵营的院子里而告終。可是我沒有时間好好仔細考虑了。远处夜空里城市反射出来的灯光和卡車的速度使我清楚知道，开到瑪利斯卡去的威胁已不复存在了。我們在一个村庄里鋪着鵝卵石的街上顚簸着，大概走过了阿瑪季特兰或者巴林[1]。过了一

[1] 阿瑪季特兰：一个农村，距危地馬拉市25公里。
巴林：一个印第安小村，距阿瑪季特兰13公里，在用于发电供应首都的瀑布附近。

座桥。迎面开来的汽車从我們身边擦过，近得仿佛即使不相撞，也会彼此把車帮擦掉。又过了几座桥。奔入海洋的許多小河在嘩嘩地响着。

“高原夜間的凉爽变成洼地的暑热。刚刚走过爱斯昆特拉[13]。我想抽烟。我許多次用汗湿的手紧握着烟盒和打火机，可是不行啊！这太冒險了。在石子路上我給顚得头昏脑脹。又顚簸，又悶热。帆布被海濱夜間的酷热熏烤得发出油漆和树脂的臭味。好象我們已經在海岸边。刮着带咸味的、发粘的风。卡車发了瘋似地以每小时一百余公里的速度在无垠的平原上奔馳。最后，卡車逐漸降低速度，好象是停下来了，仿佛要繞过艰难的交叉路；接着拐了个弯以后，我推測，我們在滿是石头的地上走，这地方很快就变成了沙地。卡車突然停下来，車刚一停住，我覚得自己被人发覚了，好象只有飞速行駛才能遮掩住我似的。我閃电般拔出了手枪，馬上想好了下一步的行动：当然，他一定会来揭車篷的；他不知道，甚至想象不

[13] 爱斯昆特拉：一个古老的小城，距危地馬拉市77公里，是咖啡、香蕉种植园的中心。

到我会携带着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能掌握主动，并且要他講清楚，为什么一个强国的軍用卡車停在远离大路的荒野里。誰知回答竟从天而降。

“透过波涛的雷鳴声，夹杂着汹涌的海水冲击岩石发出的打破黑夜宁静的轟轟声，可以听到发动机的隆隆声——飞机离停卡車的地方愈近，声音就愈大。卡車的前灯忽明忽暗，活象在发信号。透过帆布上的小孔，我清晰地看見，天幕上有一个十字形的机影，飞机熄灭了灯在飞行。它很低很低地在卡車上空掠过两次——飞机上旣沒有号碼，也沒有符号——随后，发动机的声响微弱了，飞机向上升高，在海上的什么地方消灭了。虽然我的两眼还在注視着离去的飞机，然而我听見，司机从駕駛室跳出来，跑开了……我只是听見，他向某处跑。到底跑到哪儿去了呢？这我就不知道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継續凝神傾听。我甚至微微欠起身来，开始察看四周。有一个白点在灌木丛上头晃动。我最先想到的是从卡車里跳出来，跑到公路那头去，和政府当局取得联系，以便

当局可以按照这个司机在此等候一架国籍不明进行空投的运輸机的罪名，把他加以逮捕……我不知道，空投下来的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什么东西？想到这里我便呆在原地未动。必须先弄清楚……抛下来的东西想必很多。假如抛下来的是从事破坏活动的伞兵或者是特务，那么就不会派卡車到这儿来；只要派輛吉普車或者从那些挂着外交人員专用的牌子作掩护、到处横冲直撞的小轎車中抽調一輛出来也就行了……他在沙子上的脚步声清晰可聞。他朝卡車走来，搖搖晃晃。当我看見他在沙地里蹣跚行走的样子，气得我肚子都要炸了：喝得醉醺醺的美国鬼子竟敢在我們国内以主人自居。我拿手枪瞄准，想馬上結果他的性命……可是……我能断定从飞机里跳下来的不会是伞兵嗎？疑虑使我放弃了开枪的主意，虽然这个士兵紧挨着我，就在車門旁边——鋼盔推到后脑勺上，衬衣敞开着。我看見他抓住車門的把手，醉醺醺地搖晃着脑袋，一面粗野地辱罵不休。随后，他勉勉强强爬上坐位，开动了引擎，引擎便拖着卡車巨大的車身走了。‘倒霉的美国佬，不管是吟

天，还是明天，你决逃不脱这里的关口！'我心里暗暗叫道。同时預感到他的遭遇——他只有粘在沙子上，象綠头蒼蝇沾在蒼蝇紙上一样。

"他又停了車，关上引擎，蹌踉地从車里走下来。我看見他向卡車的后帮走来，便在帆布的遮盖下蜷縮着身子。他样子十分阴郁，打开了車后帮，不断往地上吐唾沫。我弄不清楚，他是否打算鑽到車篷里来。我握着手枪，注視着美国兵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开枪，尽管我从来沒有看見过这个年青人，不認識他，不曾和他談过話。战爭时就是这样杀人的。只有我們——秘密爱国团的成員——認为我們是处于战爭状态，而我国政府和軍政首脑人員則以为美国的活动仅限于政治恫赫而已。正是这个緣故，我們才自称为（战时）秘密爱国团，以便随时随地促使自己注意到我們現在正处于战爭状态。

"美国兵向灌木丛走去，我看見那儿有一个降落伞，——可能投下来的降落伞有好几个，可是我只看見了一个。他还把卡車开到离灌木丛稍近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他的身影呈現在

我的面前；这是在一个盛暑悶热、滿天星斗的夜晚——夜是漆黑的，好象海滨无情的驕阳，到了昏暗时还迸射出宝石般的星光，把白昼烤焦成一张黑紙一样。

“他背着一捆东西回来，不算大，可是很重，如果根据他每走一步就得把陷进沙子里去的皮鞋拖出来时所費的劲来加以判断的話。他費了好大的劲才勉强走到卡車跟前，一面謾駡着，把东西从肩上拋下来，推到車上紧里头去。他无論如何都不会想到，就在这一刹那間，我的手枪正对准着他。他停了下来，揩掉額上的汗，重又向灌木丛走去。他又背了一捆东西回来，竭力不使两脚陷入沙子里，可是脚还是陷了进去。他走到車子跟前，把东西翻过車帮，又把它朝車里头推去。当他把东西从灌木丛那边搬到卡車跟前来时，我想好了：他为了把东西壘好，終究得爬到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来的，那时我必須毅然决然地行动起来：或者把他俘虏了，或者在他拔枪之前把他打死。后帮旁边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对他往里扔新搬到的东西很碍事……他显得疲憊不堪；我却因为令人苦悶的长时

間的等待而渾身流冷汗，吓得牙齿直打顫。汗珠从两頰直往下滚，我就用拿枪的这只手的手背擦着脸頰。我两只手都会开枪，可是这回用右手开枪較为方便，因为这只手至少离心远些。我已經意識到，我必須这样或那样出其不意地打死他，即使是在暗中……难道他們不是違反了美利堅精神，也在暗中准备侵犯我們沒有防备的国家嗎？……

“就是在这遙远的、太平洋岸的海濱，在我面前也呈現了等待着我們的悲慘命运：一个强者和許多弱者互相格斗！——世代相传下去。

我等他等得已經厌倦了，他还沒有回来。当他在什么地方磨蹭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把滿載的卡車开走！根据貨物掉到車底板上所发出的咕咚声和貨物的样子看来，我知道这是枪械。把貨物偷走要比打死一个士兵好。我一想到这个办法，心头就輕松起来了，可是在这一刹那間我脑海里閃現了一个想法：在沙地里我是跑不掉的。而且，当最后几顆星还在閃爍，蟋蟀还在歌唱，促織还在軋軋乱叫，青蛙还在閣閣高喊，一个个蝙蝠飞来飞去的时候，美国佬回来了。他又搬来一捆东西。

如果説，先前，当他背着一捆东西走到卡車跟前来时，我以为这是最后一捆东西，也就是說，这是我和他决斗的开始，那么这回我心里覺得，果然，他搬的是最后一捆东西了。如果他現在就爬上車，把一捆捆的东西叠好，那么上面的想法就是合理的；只要他企图这样做，我就从車上开枪。

他把一捆东西搬到了卡車旁边，挨着駕駛室停了下来，好象在諦听什么；我們之間的距离只有几公分。我听見他的呼吸声——沉重、发喘，上气不接下气。为什么不吓他一下，叫他投降？……或者是在他刚爬上来时馬上出其不意地抓住他？……他离卡車的后帮只剩几步了。我凝神注視着他，等他一下子跳到車上来。可是他顧不到我：他拼命地拖那捆东西，想把它举起来。他好几次想搬动那捆东西，可是办不到。最后，他精疲力竭了，从踏板上把东西抬起来，心想把它一下子推到車上去。突然，由于他两手无力，东西滑了下来，他来不及抓住扔在后帮旁边的那些捆东西，就脸朝下跌倒了。过了一会儿，他終于微微抬起了头，我看見他想把手向前伸……啊哈！他这会儿一定

能找到可以抓住的东西，跳上来……我的手紧紧地握住了手枪。

“原来，美国兵象瞎子摸东西似的在找鉄栓，想把后帮关上。他办不到，放在紧边上的一捆捆枪械妨碍着他。这个举动拖了仿佛整整一百年，我一直等着他爬上車来，把东西壘得更好些；这样一来，我就或者能把他俘虏了，或者把他打死。他終于关上后帮，把鉄栓拴牢，把鏈条挂在鈎上，把帆布往后拉了拉，盖得妥貼些。我們中間只隔着一个后帮了；他拍打掉手上的尘土；我在这更加黑暗的藏身之所——因为帆布拉紧了——便能稍事歇息。我拿定了主意乘車継續往前走，以便把武器的用途打听出来。現在最重要的是，必須弄清武器要运到哪儿去？……

“我們作好了出发的准备……到哪儿去？……引擎使劲地轟轟响，可是卡車在原地不动。車輪在沙子里直轉，象在半空里一样打空，往沙里愈陷愈深，找不到坚硬的立脚地。司机不断变换着速度，可是徒劳无益，他把卡車忽而向前开，忽而向后开，旋轉着駕駛盘……他沒有被俘，沒有被

打死，可是被沙子紧紧地纏住了，就好象这块土地要卫护它自己的儿女一样。听見他在座位上乱轉，拨弄着排档杆，风門踏板从脚底下挣脱，可是完全无济于事：庞大的卡車只在原地顫动着。沙土陷阱消耗了眞不知多少馬力啊！

“当他关上引擎时，我想，他現在要把輪胎套上鉄鏈，因此又会走近我了。这时我的思想混乱了。回想起刚才希望他象只綠头蒼蝇似的陷在沙里那种想法，甚至覚得不快起来。現在最重要的是需要离开这个地方，弄清楚这些武器运到哪儿去。我再也听不見什么声音，好象他睡着了……我傾听着他的动作，突然覚得泪水模糊了眼睛，空气不足，帆布帐篷旋风似的在我头上翻騰……引擎在我头里翁翁地响……我呼吸困难，失去了知覚，险些儿跌倒，突然被甩到了一旁。我的肩膀碰在駕駛室的后壁上，碰得跪下来，一只手支着发燙的車底板，另一只手握着枪。我的眼睛象变成玻璃似的直发呆；我随时等着，这时候他把車子一开到路上，听到我跌倒的声音之后，他就会馬上停下車来。可是他沒有停下来，我們向前飞馳——过不

多会儿我就会知道，他把武器往哪儿运了……只要不运給把它用来反对雇农、工人和农民的人，运到哪儿去都行。

“是啊！……要知道，武器抄在我手里，要让它落到可靠的人手里，也得由我决定……我不由地看了一下自己的手，也看見了拿起武器来防备敌人侵犯的全国人民的手……我一分鈡也沒有犹豫：必須当我們还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决定一切，做好一切；仿佛千斤重担从我肩上落了下来。我把手枪插进腰里，向車帮鑽去，一面和一捆捆的武器碰撞。这些捆武器在黎明前的昏暗中，帆布底下，还看不很清楚。我险些儿掉下去，吊在車帮上——我甚至想象不到，会发生这些事情……可是喜悅代替了恐惧：我听見，第一捆东西掉到公路上去了……第二捆……第三捆……以后我就不再数了……

“只有当我們逼近爱斯崑特拉时，我才感到忐忑不安：駐軍、哨兵、警察、夜游神，或者是那些凌晨开始工作的人——随便那一个人看見了卡車失落武器，都会設法告訴司机的，可是，幸而美国佬

把車开得象子弹一样快，不久我們就把爱斯崑特拉，那里的房子、街道、椰子树都抛在后面了……我觉得这一切仿佛是做梦……只有在梦里，一切随心所欲的事情才会发生……

“卡車沿着陡峭的斜坡向上爬，車廂的后部显得比前部要低得多，东西滑下去毫不費劲，好象它們自己急于要落到应該占有它的人手里似的。我一发現最后一捆东西掉下去了，便拉起車帮，拴好鉄栓，把鏈条挂在鈎上，在看得見巴林的那个拐弯处，公路和铁桥交叉的地方，我跳下来了……

“这一跳，約莫有牛車轅到地面那么高，掀起了一股灰尘，有股海草气味。大卡車后边的两只紅灯象两大滴血一样，消失了。我站了起来，跑去找事先从車里扔下来的手提包。水不停地落到巴林水电站的水坝上，这水电站是在白热电灯照得通亮的群山和树林之間。我得赶快离开公路。我撿起手提包，朝一堵石墙走去，那堵石墙把翻好的田地附近灯光明亮的房屋跟大路隔开来，地里的犁沟仿佛在晨曦的照耀下眨着眼。忙于家务的当地居民遇到我都觉得十分惊訝。狗用吠声表示它

們对我发生的不幸事情一点也不相信，居民們好容易才把它們喝住了……‘自然，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回了：人睡着了，便从車里掉下来’——輕信的人們交談着，于是我不得不領受他們的关心。說老实話，当我手里端着一杯热騰騰的咖啡时，我心里充滿了幸福之感。我伸直身子，躺在吊床上，随着竹海的碧波搖擺着，不知不覚就睡着了。

“快到吃午飯时，我醒了。衣衫襤褸几乎赤身裸体的小孩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我，好象我是个幽灵似的；为了使他們不見怪，我不得不把君子兰、香蕉和蔬菜做的湯和他們分着吃。这是一頓眞正的野餐！因为他們請我吃鼯鼠肉、鴿子肉、仙露、水果和玉米餅——刚刚从沙鐵上揭下来的烙餅。

“傍晚，我給那些穷苦人們几个錢，和他們告辞。我眞走运：我刚刚走到路上，馬上看見了一輛通常在爱斯崑特拉和首都之間通行的公共汽車。我晚了几个鈡点到首都，那时在街道和广場上，到处都响彻着报童的叫卖声；他們告訴人們，在太平洋公路上发現了大宗武器。

“（战时）秘密爱国团的成員欣喜欲狂。他們替我担心，以为我在賭場里遇見了手戴鑽石戒指的先生，并且和他一起到咖啡种植园园主的‘黃金谷粒’庄园那儿截夺武器去了。

“‘阿达拉！……阿达拉！……’他們看見我在門口出現时，大声叫起来。他們拥抱我，以为我差一点牺牲了　我一开始叙述我所发生的事情，他們就不再鬧哄哄地絮叨了：

“‘朋友們，戴鑽石戒指的那个人沒有到賭場去，可是結果更好……在危险的时刻，希望給我照亮了一条路……’”

他們都是美国佬！

一

阿拉莉卡·巴威尔在車廂里向窗外一望，列車已經停下来了，但它好象还在走着。在晨星和縷縷的朝霞的輝映下，已能分辨出那艘在鯊魚皮色碼头边停靠着的白色輪船。中午以前她一定得搭上这艘去新奧尔良的小小的公事船。因为局势紧张，航空綫各班机都已停航，所以只能乘火車来到这最邻近的卡利勃海岸的港口。她正好赶上，因为这最后一艘“近海班輪”在这里装載淡水、蔬菜和邮件而耽誤了几小时。

整个漫长的一夜都在窄軌上顚簸，（并且你要明白，除了紙烟和威士忌，什么消遣也沒有！）只有那著名的游客向导米老鼠陪伴着她。难怪大家都

叫他的小名米老鼠；他就是象个小丑嘛。他性情快乐，使得大家都跟他合得来，大家都愿意同他作伴。可不是的！甚至那些隧道都好象不能和米老鼠相匹敌，他那样大口地喝威士忌，就好似倒进一个无底桶；那些大烟囱看到这位抽烟人的烟斗还得存点戒心；花花公子在他最时髦的惹人注目的衣衫面前也不得不咬紧嘴唇；魔术师要羡慕他社交上的圓滑；爱开玩笑的人要羡慕他的俏皮話，堂璜之流的好色之徒要羨慕他那有紅似白的脸蛋。当然，他是迷不倒象阿拉莉卡·巴威尔这样的美人儿的，这样的一些美人有时候順便来观光一下这个国家，在成群不成体統的、穿着旅行服装的美国佬中間便显得鹤立鸡群了。

阿拉莉卡在船艙里的故事的結局，如果能等得到她归来，那更将如火如荼了。但是，难道燕子有时答应归来，就一定归来嗎！尤其是对那些飾金羽毛的——甚至她們的头发也是金黃色的——能期待些什么呢！

米老鼠——好象有人給他洗过礼，起名叫爱米里奥——总是忘不了这位加利福尼亚女神的体

态风姿、芬芳馥郁和娇小輕盈，特别是現在，因为突发的事变，他不得不在这莫塔古阿河谷的小村上，在跟他睡的那付吊床相似的一座吊桥旁边的一間簡陋茅屋里找个藏身之所的时候，她就更是他所期望的人了；这里河水替代了其他一切飲料，豆子、玉米面餅和咖啡便是他的貧乏的伙食。

但是只要一忘掉这金发燕子，便馬上回忆起前不久所經历过的致命的危险来；那时，甚至这个角落，虽然是在巨大的羊齿草丛中，在杂草丛生的潮湿和沙漠上的炎热的交界綫上，可也显得十分殷勤好客。鳥儿只有在翺翔倦了的时候，才順路飞到这里，展翅拍击着岩石，降落到河岸边上。現在甚至这个小小的村落也是可爱的，虽然这里有成群令人討厌的蚊蚋和籠罩着各条小巷和院子的猪圈气味；还有那些赤身露体的孩子、肥肥的蛆虫、青蛙的閣閣鳴唱和数量很少的居民們的昏沉萎靡的气氛。中午时的鴉鳴似乎使得蔚蓝天空上沙坑似的穹頂更加深远了。

一个名叫莫洛依的单帮客，在米老鼠旁边另一张吊床上打着呼嚕，做着好梦。前一些时候，他

从偏僻的小村落里买进沒有提炼过的蜂蜡，轉售到都市里做蜡烛。如今在这里为事变所阻，同样也在等待一个較好的时刻。

莫洛依的一只疲乏的长滿老茧的手从吊床上搭拉下来。米老鼠拿着一根頂端留有两三片竹叶的細竹枝，去搔邻居的手心，被他那手指迅速的动作逗乐了；这些手指想抓住或者赶走討厌的小虫子——这大概就是收买蜂蜡的人在半睡半醒中所想象的吧。当米老鼠跟这粗糙的，但是敏感如同含羞草叶子似的手心玩厌了时，便开始用竹枝去搔莫洛依的耳朵和头頸。看見那个人本来安靜地放在胸上的手竭力揮动起来，眞是笑死人了。米老鼠为逗乐的愿望所袭，又去搔莫洛依的鼻孔，然后又去搔眼瞼、嘴唇，同时又尽力避免弄得他醒过来。

这淘气的游戏甚至在这討厌的时刻里也能使人情緒提高，并且使人高兴地感觉到，你能够吃了睡，睡了又吃，能够抓个痒，打个呵欠，伸个懶腰，两只手插在褲袋里散散步，或是象火車头似的抽起烟斗来赶跑蚊子。

但一切都突然中止了。

象晴天霹靂似的突然而来的猛烈轟击，打断了米老鼠的游戏和这单帮客的好梦。白熾的火光并发开来，耀得目眩眼花，好象一瞬間眼睛被賽璐璐的薄膜遮住了。震耳欲聋的爆炸一个接着一个，夾杂着落下一陣陣鉛雹子来。

他意識中一閃：活着；便馬上抓住吊床。这吊床正瘋狂地在地板和天花板之間，在崩落着的大堆石头和碎成尘土的墙土中間晃动飞舞。他看一看莫洛依所睡的吊床，便不能作声了。不能不看看那只手……那只手在一分鈡以前他还用竹枝去搔痒的，現在正直僵僵地挂着，腊黃腊黃，指甲都熏焦了，生滿密密层层汗毛的手腕上有一只手表，正指着两点三十五分……

“这不可能！……”他看到那蜷曲在吊床里的身体，听到血一滴滴地掉落在地板上，終于瘋狂地叫喊起来，“不可能……不可能！我的上帝！……”米老鼠一声声地重复着，摇晃着說。

“上帝饒恕您！快高兴高兴吧；雷电沒有把您打中！”有个臉色土灰的人从瓦砾中爬出来，喊道。

这个人叫做馬丁·桑陀斯；米老鼠跟他是在最后一天的旅程中相識的。当初他們弄明白外国的雇佣軍队侵入本国，并且見人即行枪杀之后，米老鼠和桑陀斯就一起加紧了脚步，在炙人的阳光下越过辽闊的平原。这个人瘦骨嶙嶙，“不死不活”（如他形容自己的話那样，因为不論是生或者是死都不合他的口味），长着一个鷹鈎鼻，一双深陷的眼睛，一撇黑胡髭和一头已經灰白了的头发；这个五十岁的男子馬丁·桑陀斯的外表就是这个样儿。

紅宝石似的血滴落在烧焦的紅磚地上，上面群集着四处飞来的小虫子。

“不可能！……”

“不可能？我們不是也几乎弄到这个地步嗎！……”馬丁·桑陀斯发表自己的看法說。“大概是瞄准那座桥……就是那座，在我們后边的……吊起来的，在那上边通火車。但是沒有命中，准确性不够啊。多少个炸弹啊，圣馬利亚！……閃电加霹雷……先是轟隆轟隆，随后是飞机嗡嗡嗡。好象炸弹老远就丢下来了，还沒有飞近来呢……这些混蛋！这还不够，又回过来用机枪扫射。”

“不可能，这个……他們！……”

“唉，就是嘛！只是現在我才明白。而最初我想……您是說，这位同乡不可能是完蛋了……据我看，这个可怜的人是在炸弹落地之后，被机枪打死的。”

“但是总不太可能，他們……”

“他們是誰啊？”

米老鼠默不作声了。他滿脸流着汗，那张脸还是在炸弹突然爆发，不是炸毁那座桥，而是炸毁他們的簡陋避难所，炸死了这个收买蜂蜡的人那一瞬間便惊呆了的。

“那还有誰呢，如果不是他們？……”他从嘴旁把一块咬得稀烂的手帕解下来。“就是他們在搞这勾当。在这一带只有他們才有轟炸机、超音速歼击机和破坏力巨大的炸弹。除了他們，在这邻近巴拿馬运河地区，如果还有人能配备这些武器，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了。”

两百磅和五百磅的炸弹継續在河两岸落下。

“您看，您看！……”馬丁·桑陀斯喊道。“看見了吧？他們在炸我們的村子呢！”

他从废墟里跑出来，象猫似的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他右手拿着一把通常用来砍甘蔗的大刀，把帽子低低地一直拉到耳朵边（怕被风吹走），向着天空大喊：

“美国佬，你們这些狗儿子；下来吧，如果你还算是个男子汉！”

旅客向导米老鼠蓬松着头发，瞪着两只大眼，因恐惧和狂怒而全身发抖；他赤手空拳，感到自己毫无保障，毫无能力，注視着在被大雨冲洗得清清爽爽的天空里飞行着的飞机。

从天上丢下了杀人的貨物，那些黑色小点子，完全象撒散了的胡椒粉——于是沉悶的轟轟的爆炸声，扫走了地面上破烂的村庄。

“听啊，听啊！您說‘不可能是他們’，但是他們不飞回这里来了，又将……哦——哦——哦！”馬丁·桑陀斯嚎叫着，两腿跨得大大地站着，一只手威吓地舞着刀，一只手竭力想从腰里抽出手枪来。

“您听啊，听啊，听啊，炸彈在爆炸，村子在飞上天！……”

猛烈的爆炸，一个接着一个。

“听見嗎，哪一方面？那边，看来是在轟炸薩巴努·格兰杰……”

每一声爆炸时，馬丁·桑陀斯就憤怒地把紧攥着的拳头举到头上，手里的刀在空中砍舞。

“看見了吧，拉——洛拉山頂上起火了！那边太阳正在升起的地方，不是克魯斯克魯西塔村在起火么！那一边，就是飞机在打轉的那一边，正在那里扔下炸彈了……”

向导眯着双眼，因为他不想看这个——后来就把两手掩住耳朵。但这沒用处，爆炸声还是听得見。

他們的轟炸机是那么近……他們的轟炸机？轟炸机——是他的，米老鼠的，旅客向导的？是啊……是他的，他不正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嗎！……

轟炸机継續在盘旋，摧毁着土墙茅頂的小屋，摧毁着他国土上的村庄。一顆顆的泪珠从他閉着的眼睛里滚落下来。他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是誰給这边疆——他第一次看見光明的边疆，带来了死亡……他們在进行威胁，正象先前警告过的那

样……可是，不，他从来也沒有想到过：他們竟能干出这样野蛮的事情来！

"哈，哈，哈！……"在他心里不知哪个地方爆发出哈哈大笑来，就象一个熟人对游客那样的大笑。"哈哈……美国佬……他們都是美国佬！哈哈哈！……"

不是！这笑声已經不是先前的笑声，这是透过嘴唇，透过紧閉着的，鋒利如同断头台上的刀似的嘴唇发出来的笑声。

过了一分鈡。

"哈哈哈！……阿拉莉卡·巴威尔，是你的那些人，你的国家，你的那些飞行員啊！……"

馬丁·桑陀斯使他清醒过来。另一些兀鷹——也是美国的——在莫洛依的尸体上盘旋着。它們展开巨大的黑翼，低低地在被毁的茅屋上盘旋，那只躺着不幸的收买蜂蜡人的吊床，仍然悬挂在那里；血象先前一样在流，手下垂着……

"帮帮忙吧，朋友！当那些怪物还沒有吃了他的时候，該把他埋了。"桑陀斯說着，过去解下吊床。"做向导的，自然罗，是应付不了这种埋葬的事

情的，他們只会領着人們游覽参观……”

“但是让我們現在就学会这一門吧……”米老鼠說着站了起来，走过去帮桑陀斯解吊床另一头的結子。“現在就学会吧，阿拉莉卡·巴威尔，現在就学会給游客掘坟墓……”

“朋友，是要掘的，可是用什么东西来掘呢？干脆給扔到河里算了……”

馬丁·桑陀斯的声音在跑空了的村落里传出了回响。人們带着狗和牲口逃到山里去了。他們串成一条綫，默默地、急匆匆地走着；悲痛的脸上，凝聚着恐怖。

河水流过那岸边浮着泡沫的綠色透明的大河弯处，緩慢下来了；它慢慢地带走了在波浪中搖晃着的莫洛依的尸体。

在望不清的高空，还能清楚地看到有一架飞机飞过。馬达的嗡嗡声和涨了水的河水嘩嘩声混合在一起，河面上已經沒有尸体拋入水里时的波紋了，只有点点血迹画出从摧毁了的茅舍到河岸的一条虛綫。

“不，我不再干这一行了，”米老鼠說，一面把

莫洛依的一些私人东西和証件交給馬丁·桑陀斯。“拿着这些吧，应該报告当局。还少一只手表……”

“什么表？”

“别装傻！手表……”

“随他一块儿漂走了，朋友。正指着他死的时辰……”

“听見嗎？”

“是啊，在轟炸……大概在古阿兰以外……”

契拉馬杰❶的叶子在嚅嚅作响，仿佛在喃喃低誦平靜而庄严的莫塔古阿河上种菜人所不知的咒語。鳥儿在树林里找寻隐身之所。枝头上松鼠在跳跃；敏捷的蜥蜴从这里爬到那里。烏云染着硃沙似的光彩，遮住了地平綫。最初的晶瑩透亮的星星在微微閃光。高高的天空反映出暗蓝的顏色。又有几架P—47和C—47型的轟炸机，由歼击机保护着，带着致命的貨物，震蕩着空气一飞而过。它們去轟炸那些村子里用竹子架成的草屋；这些村子里的人們除指爪而外，别无可以用来自

❶ 契拉馬杰：中美洲的一种无花果树。

卫的东西。在那些半裸着的人們的眼里，反射出某种与痛哭和憤怒相似的东西，这憤怒仿佛警钟当当鳴响，又仿佛海浪拍岸咆哮。

二

“喂，喂，米老鼠先生亲自出馬啦！他这是从哪里鑽出来的呢？！”邦西阿諾·普爱尔塔斯上校站在警备司令部門口高声喊着。

向导向他解釋了几句，說他伴送一位女客到海港去，突发的事变阻碍了他返回首都。鉄路交通断了，汽車只开了一两趟就完了；他們都躲了起来，别人还劝他不要騎馬。

“眞是小米老鼠先生！只是他能从哪里鑽出来呢？”

“說哪儿的話，长官。最好还是招待我来杯威士忌吧。”

“請进来，請到我屋子里来吧。到里面您会找到酒瓶子的。”

米老鼠高兴得两眼发花了，可是这場欢喜却

象火上的蜡油，一下子就消散了。他那只行家的手，一拿起瓶便立刻明白里面有多少貨色：大概只能塡塡牙縫，再也不会多了。米老鼠用手背擦擦嘴唇，把酒瓶放回原处。

“眞是小米老鼠先生！只是他从哪里鑽出来的——大概，还是从那料不到的地方来的吧！”

“而您，上校，那么您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們是来維持治安的，亲爱的，維持治安……我一夜都沒睡……”

“这可有多好啊！和平終于来临了！……”米老鼠发表意見說，同时紧紧咬着嘴唇，咬得甚至都有些血腥味了。如果自己的祖国被占領了，还可以談什么和平呢？只有跟凶恶的侵略者狼狽为奸的人才談这样的話。是狼狽为奸嗎？是啊，为今他比一个同謀者还更甚一些，他是絞杀他的小小祖国的那个国家的公民。他拿出手帕来擦手汗，他感到，他这只向上帝发誓忠誠不渝的手上所沁出的竟不是汗水，而是眼泪。

“用任何代价去換取和平，”上校継續說道。“在一次行軍中得消灭一百个印第安人。在納瓜

尔卡契特只枪杀了二十九名。枪毙他們，米老鼠先生、并且进行安撫、宣慰。給男人們的是子弹，为了使他們馴順，給女人們的是大兵，好叫她們快活一番；您到納瓜尔卡契特去看看吧，然后再来告訴我，我們那番小小的事业合不合您的口味。您看，我們是怎样在帮助你們的空軍，并且，謝謝上帝，当您說：'这才是眞正的飞行員！'的时候，应該把帽子摘下来。您也不用这样想，以为我們只安排了一些头目。我們把一切都包办下来了！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我們一看見在墙上貼着工会印的卑劣骯脏話的传单时，便立刻把那幢房子变成了篝火……"

"但是，上校，将軍……"

"您在瞎想什么，'上校，将軍'！……"普爱尔塔斯打断了他的話，笑得喘不过气来。

"不、不！上校，我是想强調一下，譬如說，总合……总括……嗯，总之，这不是房东自己在他房屋上貼传单的……"

"結果都是一样，米老鼠先生，趁有着命令的时候——烧屋子。以后我們会知道是誰貼

的……”

“上校，我真想向您請求給我弄匹馬或是騾子，騎回首都去。要多少錢，我就付多少……”不仅是談話，就是跟这种人站在一起也是一件多么不愉快的事！如果米老鼠本人感到自己是个最最不幸的人，那么他談話的对手是使他最感到丑恶的人。

“我不劝您这样……”

“当然，带着您签的通行証……”

“那里要什么通行証！您会講英語，您的国籍又是那样！这很有意思——就算他們国家的公民！既然談到这一点，那么請您記着：我們在这里如今都是美国人……”上校补充說。

米老鼠在去过納瓜尔卡契塔之后，才相信上校講的都是真話，如关于枪杀的人，以及英語的作用等。

在村口上——以前这儿是个乡村——躺着二十九具尸体。一些人伸展着四肢，另一些人蜷縮着；这一些穿着鞋，那一些赤着脚；某一个人穿着

毛呢上衣，另一个人穿着破旧的棉布衣服。每个人都是姜黄的脸，污垢的胡子，僵死的眼睛和被火药和血弄脏了的皮肤。

哨兵拦住了他，拿冲鋒枪抵着他的胸膛。

"你們要干么？……你們在这里干什么？……誰派你們到这里來的？……"这些，以及另一些問題已經准备从米老鼠的嘴里脫口而出，他因为在他的国土上出現了某个外国兵而憤怒了……但是……难道他不就是这样的一个外国人么？难道上校不是外国人么？……难道所有其他的人不都是外国人么？……可怜的祖国已經是一个沒有防卫的、在异国人中多么孤单的国家啊……

"你是誰？"哨兵端着枪喊道。

"American[1]……"米老鼠回答道，感到羞辱和心情沉重，他常常悲哀地承認自己是个美国人。

"您懂西班牙語嗎？"

"知道……"

"您叫什么？"

[1] 英語：美国人。

"One thousand eight[1]……"米老鼠把第一个想到的字隨便說了出来，一面竭力想挤出点微笑，但只是歪了歪嘴，做了一个鬼脸。

哨兵露着牙齿笑了笑，搔搔后脑勺，討一支烟来吸。他叫做爱尔晶斯托·西古恩薩·孟杰斯，是尼加拉瓜土著，被招募入伍参加作战，答应給他薪金，但直到如今，除了少得可怜的一些預支之外，他什么都沒有拿到。至于說到繳获物，因为这是一場骯脏的战爭，所以得到的尸体比战利品还多。

"是啊，那儿就是个同团的战友……也是講英語的，先生……"西古恩薩中断了談話；只見走来一个彪形大汉，帽子一直拉到額上，穿一条短褲，肩上挂一支冲鋒枪。

"是怎样的一位先生？要什么？"走近来的大汉用严肃的口吻問哨兵。

"是个記者，美国佬……"西古恩薩回答說。

"那是說，自己人罗……"

[1] 英語：一千另八。

于是他就用英語談起来，亲暱地談起他是从洪都拉斯北岸来到这里的，他們雇他来打死“恰比”人❶。

“你不会反对：可詛咒的‘恰比’只有死了才变好。如今你們来了之后，他們的死日也到了。你們的飞机来維持了秩序，动乱平息了，‘恰比’安靜了。但是那些可詛咒的人都有着多么了不得的神气啊！他們宁愿在自高自大里打滚，而沒有一个人討饒。我刚才捆住了一个叫潘巧·塔拉万魯的，是个瞎子、老头儿，混身哆嗦，勉勉强强动得几步，但当我刚对他說我是洪都拉斯人，是来‘解放’他的，他就冲着我的脸啐了一口。我用一顆子弹把他就地枪决了……”

另一些雇佣兵围繞着这位“先生”，那些打手們感到塔拉万魯那段事情大概已經引起他的职业兴趣了。这位刚来的人甚至探問：他能不能去瞧瞧那老人的尸体。可惜迟了一点。莫塔古阿河里的流水已經把塔拉万魯的遺体冲进大海去了，正

❶ “恰比”人：中美洲一些国家对危地馬拉人的称呼。

象其他許多爱国者的尸体的結局一样。在米老鼠心里激发了对塔拉万魯的眞正的欽佩感情。这同时也是包含着謝忱的欽佩。至少，他想，至少是一个……一个……我們当中的一个人啐了他們的脸。

一个名叫熙迈諾·勃拉斯·富聶斯的，大概是多米尼加特魯希約城人，也是美国人雇来的枪手，向他走来。

“我是从哥斯达黎加来的……”那个頗有些漂亮的人自我介紹說，一面用他灰蓝色的眼睛打量着米老鼠。

“就是欠灵活点……”嘴里叼着一根雪茄的一个人插嘴說，那是个沒胡子的、肥脑袋的人。

“我不是被招募到天堂里来作消遣游覽，而是来参加歼灭战的……对吧，先生？”

“好吧，用你那哥斯达黎加的字眼来說……歼灭……你自己倒应該被称为小歼击机，何况你长得到滿不錯……”

“住口！不然就請你吃一顆子弹……”

“在这一点上你还得学一学呢……”叼着雪茄

的那个人懶懶地說。"正象去世的莫拉桑❶說的，杀人也分会不会。"

三

在訪問納瓜尔卡契特后的第二天早晨，邦西阿諾·普爱尔塔斯告訴米老鼠一件奇妙的新聞。

最近两天，火車就要通車了，向导可以返回首都，已經不用再冒什么危险了。

两天，不，这不是天，而是年。成群的蚊子嗡嗡乱鳴。喝醉了的，口袋里連一个小錢都沒有的雇佣"解放者"在高喊着"万岁！"他們的步枪、冲鋒枪和手枪向着天空乱放，好象說他們破坏得还不够，地面上的废墟和尸体还太少。

"把'恰比'人的天也消灭掉了吧！……"一个糟糕的尼加拉瓜詩人号召着，拿起冲鋒枪向美丽的蓝天打了一梭子弹。这天蓝得如同汇集在山頂上的湖水，如同人們收集的从香蒲树上流出来的

❶ 莫拉桑·佛兰西斯柯：19世紀前期中美洲人民獨立斗爭的領导者，1842年在哥斯达黎加被害。

淡蓝色液汁。

令人难受的炎热的夜。半熄的篝火在冒着烟。到处都是粗暴的丘八。邦西阿諾·普爱尔塔斯摊倒在搖椅上，身旁有一个酒瓶，还有一个渾名叫小古巴的女人。这两个人在打鬧；女人裸着上身，用乳头触弄着上校的鼻子和两頰，眼睛和下巴，竭力不使他的嘴唇咬住它。

“不行，老头儿，把手拿开……”小古巴哼哼着。“要不咋玩呢？你打过賭：不准动手，就这么握着。让我們看看，你能不能，如果咬不住，那就投降吧！”

邦西阿諾·普爱尔塔斯努力想捉住小古巴的裸露的乳房。四周是无尽头的夜，黑暗而又沉寂。

“投降吧！”

“为什么我应当投降？我是从来不投降的……”上校吼叫着，渾身流汗，沉重地呼吸着，舔着嘴唇；他的脸因为貪飲烈酒而变得完全象生坏疽病一样了，两眼血紅，好比两只西紅柹。

“投降吧，小老头儿……現在沒有美国飞机来

帮你的忙了……你要咬住我的乳头，至少得二十架飞机……要这样，才給你带来胜利！……”

邦西阿諾·普爱尔塔斯突然用手抓住那女人的乳房，猛咬一口，使小古巴的笑声变成了哀号。

上校的金牙齿縫里，流进細細的一道鮮血。

在一声大喊，一声尖銳的惊心动魄的大喊之后，小古巴便默不作声了；連一声嗚咽都沒有，連一句埋怨都沒有；什么話都沒有再多說，只是站起身来，一手捂住受了伤的乳房走了，眼睛里充滿着泪水。

上校两眼眨都不眨，似乎在警惕着，头发都竖起来了，連他那瘦削的脸上的胡鬚、眼睫毛、鬓发和眉毛都竖起来了——他注視着那女人的每一个动作；他的手慌忙地去摸手枪皮套，掏出手枪，瞄准着。

但沒有跟着开枪。

上校的脑子里閃过一个念头：小古巴走了，她是想从某个半睡的哨兵那里去偷一件武器，然后回来报仇。

但她在黑夜里消失了，只是从老远的一片黑

暗中传来了她的叫声：

“叛徒！……叛徒！……”

米老鼠装做喝醉了的样子，对这件事表示很感兴趣。突然他哆嗦了一下，不，这不是因为一口阴险的猛咬，也不是因为上校突然的哈哈大笑——上校是在听到了叫他为叛徒的时候，才露出染上了小古巴鲜血的满口金牙大笑起来的。一听見“叛徒”这个名詞的时候，米老鼠不能不打哆嗦；这个名詞象影子似的不可捉摸，在他的不幸的国家里又象日常生活中的另用錢那样通用。

米老鼠便这样在邻近叫做納瓜尔卡契特的乡村里度过了等候的两天——两个世紀。

四

“Ladies and gentlemen[1]……”当那游客挤得滿滿的汽車刚駛上馬塔薩諾桥的时候，米老鼠开始講話了，他站在司机旁边，保持着半严肃半开玩

[1] 英語：太太們和先生們。

笑的样子。

“Ladies and gentlemen……我急于要告訴你們……注意！……注意！……請細听我現在应向你們报导的……我們就要进去的这座城市是在1773年圣馬尔塔节那天被毁的……注意！……注意！……这座城市是在1773年11月被地震所毁……特别要預先通知你們，因为甚至沒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个城市在最近你們的轟炸机空袭这个国家的时候，曾把它从地面上炸得干干淨淨……”

随后，当汽車穿过安季瓜城❶废墟中的街道停下来时，游客們象一堆五顏六色的螞蚁一样从汽車上散落下来，在圣佛兰西柯修道院前，面对着那极度的荒凉，靜息了下来，米老鼠跳到一个翻倒了的厚实的圓柱上，継續喊道：

“我再重复一次，这座城市不是被你們的轟炸机炸毁的，先生們……而是受到就在那边散布着的統治者的作用……”他已經毫无傲意地指点着在一边聳立着的阿古阿、富爱柯和阿卡杰南柯等

❶ 安季瓜：危地馬拉故都，毁于1773年的地震，現在成为博物館城市和薩卡退彼克斯省的行政中心。

火山。在他的嘴角上困难地保持着一絲微笑——这是他应当用来款待游客們的，特别是当他們当中某个人正全神灌注地急忙記下听到的話的时候。

米老鼠是被一封电报召喚来的。这些百万富翁选中的正是这位向导。他們欢喜他的詼諧的辞令，他那带点忧郁的欢乐，和他那惯常的丑角的微笑——所有这一切是何等合乎来游覽的資本巨头們的口味啊。

“Ladies and gentlemen……别着急！这是我們的火山摧毁了如此庞大和富庶的城市……至于談到把我們其他村庄鏟为平地的你們那些飞行員，关于这一点也尽可放心……你們看到，地震教我們学会了許多东西……你們是生活在懂得怎样毁灭城市的人的国度里……

“多謝您講解这一些，先生，”一个游客打断了他的話說，“多謝您做了有价値的附带声明：这城市不是被我們的空軍所毁……我要把这城市的名字补記入我的笔記本上……那些我們沒有摧毁的算来已經有許多了。”

“这沒什么，先生……”另一个游客表示意見說。“一点意义都沒有……如果这城市是我們破坏的，那它早已重建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由我們来破坏要比地震弄毁更好一些……而为了人們不致錯誤地理解：好象这是我們的空軍使这城市成为一片瓦砾的，那我們将把它重建起来……”

“重建它嗎？”米老鼠吐了一口气。

“是啊，先生，我們将立刻重建……”

米老鼠吃力地說：

“但是，先生……我不是因此預先講过：这不是你們把它破坏的……”

“那不重要……”

“重要，先生，很重要……”

眩惑于自己实力的大富豪的威胁，在本地的报紙上以粗体字排印的消息里有了反应；社論正在热烈地討論这种威胁，認为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問題。同时可以在报紙上讀到这么几行字：“不，不，你們不用重建这座城市，不用难为你們自己了……你們已經如此地毁坏了我們，如今又想破坏我們的遺迹，从我們这里夺去我們的古迹

——这富有民族风格的游覽地区。"

五

正如报紙上所写的那样，在那些使当地人及外来人都感覚惊訝的故都废墟外边，聳立着三座圓錐形的火山，名叫阿古阿、富爱柯和阿卡杰南柯。这是三座神火山，也是唯一眞正威胁着当地幽靜自然环境的火山。正如一位在流放中死去的詩人所写的詩中提到的，这里的自然界在微笑，它向周圍分发着自己的礼品。在那些用熾烈的火环装飾过的，噴过熔岩、石头和烟雾，而今天却象在安眠的三个巨人面前，它却沉默不語了；只有从富爱柯的嘴里还有时噴出巨大的火舌。

一个女人的笑声，从栏干上布满爬山虎(它的叶子和花朵蔓延到小后院）的楼上一間房子里传了出来；这笑声传到楼下，它和噴泉发出的清脆笑声混在一起。这样就打破了古老修道院的寂靜。这修道院过去是一些赤足僧侶的住所，而現在却成为游客的休憩处了。

"最幸福的一对。"——汽車司机听見这一股充滿热情和清晨的活泼的女人笑声以后想道。

他用海綿在桶里沾了点水来洗淨汽車前面的挡风玻璃。

"就是米老鼠先生的脾气整个变坏了……开始举止失宜……他經常喝醉，然后在大街上踉蹌地走着、喊着：'都是美国佬！'……要不，就嘰哩咕嚕地說起英語来，可是突然又停了下来，說：我不想知道这种鬼話，我只要說西班牙語……但是他的美国老婆使他馴順了……人一結婚，总是要叫老婆馴順的……他对老婆說：'让咱們坐着汽車从加利福尼亚到紐約，然后再回来，运送游客和貨物……'"

住在这所先前是修道院而如今是客店里的幸福的一对，一个是飞回来的金发小燕阿拉莉卡·巴威尔，另一位是眞名叫做爱米里奥·克罗內尔·哈拉米留的米老鼠先生，他是著名的替百万富翁游客們服务的向导。

"我不懂我的火山怎么会惹你发笑……"米老鼠継續开着玩笑說。

“可是它們怎么会不訨我笑呢，如果我有，象你說的那样，有我自己的飞机……”

“你的飞机……是你运气好，是因为我們的火山已經睡着了……”

“可是也許……是我們訨它們睡覺的，这都是可能的……”阿拉莉卡諷刺着并且不停地笑着說。

“你瞧，有力量的人从来不去注意那些小东西……你的飞机……哈！……和我的火山比起来，它們就只是些可怜的小蚊子罢了……它們甚至連我的火山都喊不醒！”

“是有力量的人，还是……軟弱者呀？”

米老鼠一瞥眼，象一把弯剑一揮，就算是回答了这最后的一句話……阿拉莉卡已經是不止一次地这样說了。他把琥珀烟嘴从他那气得发抖的嘴里抽了出来，抖掉烟卷上的烟灰，并且尽量使自己平靜下来。

“是的，是的！你的火山在某种程度上体現了您表面上的强有力；可是在这儿，darling[1]，在这

[1] 英語：亲愛的。

个国家里，不仅是火山，而是所有的，所有的人都在沉睡着，只有我的飞机……"

米老鼠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你让我們拿什么来抵抗呢？用指甲嗎？用牙齿嗎？……"

"什么都不用……"她輕蔑地回答着，惹得米老鼠更加怒气冲天了。他为什么生气呢？难道是因为她跟他不是一个国家的人嗎？

"我們是在尽量地抵抗着……我們是在裝睡，以至于裝死，那都是一样的事……"他大发脾气，并且設法去駁倒她；他想扮演一个話剧里的弱者，但是在他的額上出現了跳动着的象是烧尽的綫绳似的青筋。"如果他們手里沒有武器，那么又用什么来攻击敌人呢？……裝死，darling，裝死……"

"用不着，傻孩子，用不着抵抗——我們不要这样做……为什么你們要抵抗呢？保卫这些迟早要完蛋的骯脏印第安人嗎？还是这些村庄？老实說，在我們轟炸机把它們彻底毁灭之后，看起来倒更好看些呢。总之，現在有可能用鋼筋混凝土建造农村了……"

阿拉莉卡的声音，就象她在鏡子旁边用来梳头的琥珀梳子的齿滑过她那金发一样，从牙縫里透出来。

米老鼠很快地轉过了視綫；他的金发小燕沒有注意到这对眼睛怎样閃爍着憤怒的火焰。

这虽然是春天的一个阴冷日子，可是米老鼠还是覺得发悶；他让火烤得喘不过气来。正是这个火焰烧黄了长着淡紫色指甲、从吊床上搭拉下来的那只手——收买未提炼过的蜂蜡的那个倒霉商人的手；在拉—洛拉山頂那边，在地平綫上現出了一片火海。这火焰照亮了染紅的天空；另一只手——馬丁·桑陀斯的手——握着一把复仇的刀，徒然向着空中的强盜挑战。

"你什么也不要說了……"阿拉莉卡苦求道，她用金色带子縛住了头发。

"沒什么……"他果断地說道，并且尽量不使人家看見他那双閃爍着的象是充满了泪水的黑琉璃一样的眼睛。"沒什么，darling……"他为了不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情，尽量把声音放得甜些。他終于把話岔开了：应該打听打听司机是不是准备

好了——今天必需和所有的游客到阿奇特兰湖去。他急匆匆跑下了楼梯，貪婪地吸着新鮮空气……空气，空气。他往楼下跑得那么快，好象他踩的不是楼梯而是什么巨型通风机的叶片一样。

那些男女游客，一个个都装作眞要变成万事通的样子，規規矩矩地坐在汽車里。这車子就要离开古老的故都，开往以耶穌十二門徒命名的十二个村子所围繞起来的一个奇异湖沼那里去。就象印第安的传說里所講到的那样，在这湖里有一棵暴风雨般的大心脏在跳动着。这顆心脏是放在一个巨大的石貝壳里的。

米老鼠来到客店前面，他已迟誤了相当时間了，他的脸上并沒有流露出那种游客所有的刻板而习慣的微笑；一扇銅制花紋鑲嵌包边的大門敞开着，門前是一片广場，广場上长着青草，四周长着古老的树木。

他边走，边喊叫：“Ladies and gentlemen，”并且愼重其事地說：因为汽車司机有病，所以，如果他們都不反对的話，他要亲自开汽車。大家鼓掌

欢迎。他向大家道謝。他坐下握住駕駛盘时，感到自己的心脏不再因激动而蹦跳了，他覺得非常安宁。他一心要向坐在他旁边的阿拉莉卡·巴威尔小姐——她的名字多怪，連她自己都显得有些特别；她那付笑容、手势、香水的香味——証明，向她証明用抵抗的方法来安排事情是无往而不利的……甚至还能变成强有力的。

当他的脚踩上了踏板，手抓住了駕駛盘，并且看了看那些烏亮的仪表的时候，他的勇气立刻消失了——他的力量消失了，肌肉也沒劲了。如果說一忽儿以前，他是象猫一样敏捷地跳到司机的坐位上去，那是因为他很想用报复的手段来結束巴威尔小姐对他的嘲笑；那么現在，在他的脉搏里燃烧着的是狂怒的火焰。这火焰已經变成了不可侵犯的怒火。他已經看不到那个他愿意同归于尽的悲惨的血腥世界，他覺得自己只是一个为人所看不起的听差。他的嘴唇恐惧地哆嗦着，就象电流計的指針那样，他的那只手也顫动得那样厉害，甚至連开动引擎都办不到了。

就在这等待出发的时候，游客們有的不断在

抽紙烟，有的抽着烟斗，有的給照相机換胶卷，对好自动拍摄器，还有的仔細地翻閱旅行日記或者文件；有些就干脆咬指甲，挖鼻子或者和大家坐着一声不吭地发呆。

米老鼠凝視着駕駛盘，聚精会神地望着那些乍明乍灭的仪表——可是什么也沒看見；从侧面看起来，好象他对某一另件的指針很感兴趣。他終于机械地发动了引擎。汽車开动了。他仿佛听到了这么个字："Ready❶"。这大概是巴威尔小姐講的。

Ready？

大家出发了。

分泌脂液的格列威萊树❷在公路上遮滿了阴影，树上长滿了杏黄色的花朵和落滿一层土而发暗的叶子。太阳光透过一些树枝照到公路上，形成了一大片斑点。汽車沿着长滿咖啡树的河谷向丘林地带跑去。这是一些离他們最近的火山支脈。晨光下，一簇簇的蜜蜂活跃起来了，嗡嗡地叫得特

❶ 英語：准备好了。

❷ 格列威萊树：中美洲的一种大而美丽的闊叶树。

别厉害。大道的两旁有一些菜园，它們被許多条小水渠奇妙地隔开来。有果园和玫瑰园，还有一些小村庄和一些紅白色的教堂。当你一走上那座拱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見这些东西，可是你只要一走过墓地，这一些东西就消失了。

米老鼠从挂在駕駛盘上面的那面小鏡子里，可以点清楚所有坐在汽車里的游客們……二十九个人，他們都是一个国家的人……巴威尔小姐是第三十人，他自己是第三十一人……他們都是享有“完全平权的公民”……是的，把他們看成是“完全平权的公民”倒比看成是本地人好！……任何一个这样的“公民”只因为他是完全平权的这一事实，才应該在地球上所有角落里都被人們所尊重，才允許他們进行普通的、奇怪的摧殘，才可以出来反对整个世界……是的，是的！他，米老鼠，一定要作“星际旅行”，一定要使这些游客們有可能去訪問訪問其他的星球……

他又清点游客人数……二十九个人……又数起来了……二十九个人……継續重复着这些数字……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汽車逐漸

开快了，他一直这么数着……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数着，越来越快！他还要把数字数得更快些，但是他突然中断了：要知道正好就是这么些人在納瓜尔卡契特被枪杀了啊！……

他把視綫从小鏡上轉开，为的是不再看見那两排裝滿子弹，全身浴血，象去出殯似的游客們的影子……

一个“完全平权的公民”点数着他的同胞的人数……一个本地人点数着被枪杀的人数……在他身上重新出現了两个形象，一个是“世界大帝国的公民”，另一个是这世界上的穷人。一个是具有天賦不可侵犯的权利——公民权，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作“星际旅行”的，虽然那里有无底的深渊，可是只要他一轉駕駛盘就沒有問題了；另一个是个可怜虫，他只能在万般无奈中去履行“世界帝国公民”的义务。

他們沿着延綿无尽的高原前进——向地平綫上可以看得見的山脉那里駛去。米老鼠的脚踩着风門踏板，他那象鳥一样飞快的眼神，看着路的两

旁；他沒有力量抬起眼皮了，他怕又要在小鏡子里看見那些在納瓜尔卡契特被枪杀的人們——他怕看見那些姜黃色的面孔，好象下巴上貼着脏胡子的面孔，以及那些僵直的眼睛……

他把脚从踏板上挪下来。汽車駛过一个大村鎮，村上有許多家卖甘蔗做的白酒的酒店；还有許多小酒肆，倒是可以进去喝上一小杯玉蜀黍做的白酒。米老鼠凝視着通向石子鋪的街道的那条路。他看了看市政府的塔：鉀上的指針指着几点鉀？

早晨十点三十五分……他一眼看見了那些紅色磚頂的房子，深綠色的杉树和飞过去的鳥儿，这一下他已經不能再使眼睛离开小鏡子了——他又看了看鏡子，可是这次他看見的不是被杀害的人，而是这些游客，他們正在对自己的表。十点三十五分。不錯，不錯，他的头脑清醒了，計鉀表指出准确的时間吧……在二十九只表的字盘上……在三十只表的字盘上……还得再在一只表的字盘上……还得再在另一只表的字盘上，如果算上巴威尔小姐 的小手表，算上 他的 手表和 汽車上的表……十点三十五分……十点三十五分……十点三

十五分……这些指針在継續走着……向着午后二点三十五分的方向走着，就象莫洛依的尸体被扔到河里去的时候，他手上的表的指針那样在移动着……

河谷过去了，道路开始急轉直下。旅客好象乐得发呆的小孩子似的，他們大声叫喊表示欢迎这絕妙的行駛——汽車在狹窄弯曲的道路上奔駛，駛过了悬崖，又在巨大的岩石上飞奔。連巴威尔小姐对这个也是十分高兴的，当汽車在龟裂的深渊的紧边緣上行駛的时候，她是多么幸福呀！她轉脸向着米老鼠，把一枝香烟塞在他的嘴里，替他点了火，在他的耳朵边小声說道："你駕駛得这么好，我打算把我的一架轟炸机交給你駕駛。"后来她带上了她那付茶色眼鏡，窗玻璃上反映出来的一点白光晃她的眼。她把一只秀气的小脚擱在另一只上，膝盖上放着一张路綫图，用樱桃色的指甲开始指划着那使人疲于奔命的路綫。她手指間夹着的那支烟，重复划出一条路的蜿蜒曲折部分，这条路只是在河谷里才是一条直綫，往上走就象螺旋式的烟云一样，在深渊峭壁間盘旋来去。

“唉！……請把眼鏡摘下来吧……”他想对大家大喊一声。“看看太阳吧，再过一会儿，你們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他加快了速度……愈来愈快，愈来愈快……二十九……二十九……愈来愈快……愈来愈快……你們再也看不到什么了……再有一轉眼的工夫——你們就連什么都看不見了……把眼鏡摘了吧……愈来愈快……愈来愈快……把口香糖吐了吧……愈来愈快……愈来愈快……

視覚分歧了……他已經不只看見游覽的人們，而且还看見了那些被枪杀了的人們……每一个游客的上方都出現一个被枪杀了的人……一个被枪杀了的人溫柔地撫摸着一个游客的脸，反复地說：“先生，丢掉您那付眼鏡吧……再有那么一小会儿——你就再也什么都看不見了……先生，你看看我們吧……趁現在还早，你看看吧……趁現在还早，把口香糖吐了吧，并且祷告吧，先生……先生……”

汽車不知压着了什么东西，顛了一下。米老鼠的一个膝盖碰上了阿拉莉卡的一条大腿；米老

鼠轉眼間明白他是和汽車一起要朝深淵里开下去了；汽車里坐滿了嚼口香糖、戴太阳眼鏡的游客。米老鼠很快地轉一下駕駛盘，在乘客的嘲笑和叫喊中，把汽車飞快地开回到大路上，車厢上部甚至碰上了公路旁边的树枝。从座位上甩出来的乘客彼此道了歉，他們在自己的脚下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找着了从自己手里掉下来的东西——什么烟斗、装威士忌的瓶子、打火机、修指甲的小刀子等等……

阿拉莉卡的大腿还是靠着他的腿。他拉了一把，松了松領带。又一下子，把衬衫上的一个扣子扯掉了。让脖子松快松快吧，以便当他看到納瓜尔卡契特被枪杀的二十九个人的不出声狂笑着的蜡黃嘴巴时，不致喘不过气来——他們在小鏡子里嘲笑他呢，嘲笑他这个可怜的胆小鬼……为了他看到莫洛依的那只挂在挡风玻璃前面的手——那只带着一只停了的手表的（虽然所有其他的表都在走着）蜡黃的手的时候，不致喘不过气来……为了他看到馬丁·桑陀斯白白地揮舞着手里的刀子，向飞在天空中的飞机冲击时——他，一个毫无力

量的人，又还能做些什么呢！——不致喘不过气来……为了他看到老头儿塔拉万魯的神圣的一瞬时，不致喘不过气来……还有那拉—洛拉山頂上一团团熊熊大火的反光……还有那噙着泪珠的小古巴的尖声喊叫，不致喘不过气来……

他紧紧地握住駕駛盘。他的心灵，一个土著的心灵，一个最末代的混血儿的心灵的全部痛苦，流露在他那汗水湿透的两手紧抓住駕駛盘的动作上，如今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駕駛盘了——这是可以計算出許多人生命期限的钟表字盘……

阿拉莉卡的大腿……阿拉莉卡的大腿依然貼着他的腿……如果他們俩住在加利福尼亚，有一条往返于紐約的客貨公路綫，而且捞到几千美元，那有多好啊！他不是一个"美国公民"嗎！啊，要成为一个"美国公民"是多么舒服！……舒服？多惊人的舒服啊！那些被杀害的印第安人和被炸毁了的小村庄又与他什么关系呢？阿拉莉卡教唆过他，使他迷惑，并使他心里燃烧起一种想法，想把这些人抛到另一个星球上去。狂妄，完全是狂妄。

吸了一口气……敞开胸怀滿滿吸了一口气……这是"美国式"的呼吸……在阿拉莉卡的苹果色的玉腿上感到了加利福尼亚的誘惑……

"为什么你要开汽車呢，darling？"

阿拉莉卡的問題使他全身为之一震。

"我知道，darling，我知道啊！"

不，不可能。如果她突然猜到他是这样把駕駛盘有力地控制在他手里，她便不会跟他并排坐在一起了。她会把駕駛盘搶过去，会在半路上跳下車来，会把游客們吓一跳，会呼援求救的。

"我知道，darling，我知道！……"阿拉莉卡重复着，直到他张嘴要烟抽才停住。"嘿，你在想！……"她溫柔地說，啪地一声点着了打火机。"你是在想……你是在想！……"

"想什么？"米老鼠吸了一口烟問道。

"你把司机留在安季瓜，捏造說他生病了，其实他什么病也沒有……"

米老鼠巳經不在听她講了。手表的滴答声在冲击着手腕。怎样才能更快地忘却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呢！在脚下是踏板，在小鏡子里反映的是带

子似的一条道路，也反映了游客們的面庞和肥胖的身軀，太阳眼鏡随着咀嚼口香糖的顎骨上下动作的拍子在鼻子上跳动，五色斑烂的热带衬衫，画滿了鉄錨、月亮、快艇、棕櫚、丁香和星辰，甚至連那些年老的游客本人也有些象一个什么图案画。

微风梳拂着农場上的甘蔗頂梢。汽車急速駛下山坡，不知不覺地突然来到种植着甘蔗、椰子树和菠蘿的地带。又駛过了搖动着的木桥，重又順着螺旋一样盘旋的道路上升，道路上鋪滿了一层鮮紅的尘土。田鼠和鳥雀极为神奇地从飞駛着的汽車的巨大車輪下脫险出来，显然它們是爱好强烈的感受才一直等待到最后一瞬間，然后拚命一跃，或是突然飞起，这时死神几乎已經要攫住它們了。

“太妙了，darling，太妙了……你是想給我显一显你的才能，表現出你多么善于駕駛汽車，因此把司机丢在安季瓜……用你那惊人的技能来取悅我們……每月一次你从加利福尼亚到紐約的旅行里，金发燕子将是你的一个护身符……最初你是只身独往，以后我要永远伴着你……我們要在

夜間行駛……夜里走要比白天走的次数更多一些……夜間的疾駛，好象是长了翅膀在飞翔……我欢喜让那狂驟的速度带走我的理智……观看……滿是光亮的城市在沿路出現和消失……完全象丢进自动机器里的硬币……”

在茂密的草丛中，在狂风和冬季雨水冲下的崩石所冲击着的麦茬地中間，他們又爬上了高山。地上的隙縫和烧焦的石块說明离火山已經很近，并且眞的，火山突然出現了，遮住了地平綫。米老鼠急忙叫喊游客們看一看那三座冷冷的火山。汽車应当在这里停下来，因为向导們通常要向游覽的人們講一講本地的名胜，首先是阿古阿火山。

大家都从車上下来了，一下子似乎都变成了侏儒，好象矮子站在巨人面前一样。大家都默不作声。有些人想用肉眼看清楚它，另一些人則用三稜望远鏡看，还有一些人忙着找合适的地方以便拍电影或是照相。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們現在正在安季瓜城的正南方，阿古阿火山脚底下；这座火山引起全世界人們贊叹的是它那完美无瑕的金字塔

的形状，山高——三千……"

这是他从来沒有碰到过的事情。三千……三千……应該說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他不能說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巴威尔小姐嘴唇上的一絲微笑，把他的数字烧掉了。

"1541年9月10日，"他継續說道，"日落以后两小时，这座火山毁灭了整个的城市❶，报应正落到那些残酷鎮压印第安人的人們身上，落到絞死他們的領袖和奴役人民的那些人的身上……而那另一座……"米老鼠向富爱柯火山那面指着，"却在1773年11月把在另一个地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首都❷变成一片瓦砾……而那一座，"他指着阿卡杰南柯火山說道，"在1917年12月把建立在完全是另一个地方的第三个城市❸彻底摧毁了……"

❶ 据传說，这天，阿古阿火山口所形成的湖泊里，因地震而涌出大股湖水，流到危地馬拉的古都圣雅各，因此西班牙占領者不得不把首都迁到安季瓜城。

❷ 指安季瓜城。

❸ 1917年12月25日，危地馬拉现在的首都——后来重建的危地馬拉城，因强烈的地震被毁。

如果不曾听到巴威尔小姐的笑声，他已經不知道是否还要講这样的話，任意把这国家所經历过的悲惨命运归之予这些高聳的庞然大物。

有几个游客在記笔記，迅速地揮动着自来水笔，記滿了自己的旅行日記本。一部分游客悄悄地走到悬崖的最边緣上，从这里覌看辽远、冷峻的山谷更方便些，这山谷一直伸展到海边；山脊高聳，象凝固住的被台风刮起的巨浪；远方某处的湖泊象无烟煤似的閃着光。

米老鼠对落在暴君身上的报应的悲壮描述还沒有終止；按照传說，阿古阿火山在雷声轟鳴中，把全城埋进了坟墓，向它抛擲污泥和石块，砂砾和連根拔的树木；这时，阿拉莉卡勾在他的手臂上，不断地笑着，重复說道：

“那是从前的事儿，darling……那是从前的事儿……現在，火山也象你們一样了……它們也沒有任何用处了！”

他甩脫了手，好象什么都沒有听到。他那黑熔岩似的眼睛凝視着阿拉莉卡——如果这双熔岩似的眼睛还沒有熄灭，那么他这凝視便会把她燒

透。米老鼠向汽車走去。大家都坐上了自己的座位，汽車便順着林木森森的山坡开动，这里的道路被大树的枝梢遮住了。树和大地都因汽車开动而顫动，汽車在激起回声的不停的喇叭声中疾駛。米老鼠按喇叭不是为了怕在不断的轉弯中发生冲撞，他是想消除一直在他耳朵里响着的巴威尔的粗野的話語和引起的笑声……

“那是从前的事儿……那是从前的事儿……現在，火山也象你們一样了……它們也沒有任何用处了！……”

峽谷里，喇叭发出了忧郁的响亮的呻吟声，压倒了引擎的吼叫声——好象不是馬力在推动汽車疾駛，而是好斗的雄牛在拉着——压倒了废气排出时所发出的惊心动魄的巨响。

但是，它的鳴响是何等徒劳和白費啊……

他手里握的是駕駛盘，而他自己却託人家說一点用处也沒有……无論什么用处吧……是啊……是啊……明白了……但不愿听，不愿……

“……那是从前的事儿，darling，那是从前的事儿……”

是啊，是啊……懂得了……但不要听，不要……鳴鳴……鳴鳴……鳴鳴……既然不可能用别的方法来抵消老是在耳朵里迴响着的巴威尔小姐的笑声和話語；用喇叭来对抗这几个张开着嘴的黑脸……对抗那黑色的嘴……鑲着一圈黑牙的……嘴……嘴……那嚼着路上石膏粉末的……道路順着那悬空凸出、下临无底深渊的垂直峭壁，向山上伸延；这几张黑嘴在重复着：沒有任何用处……沒有任何用处……沒有任何用处……

“那是从前的事儿，darling……那是从前的事儿……”

而他在几百张黑嘴中間駕駛着汽車……在几千张黑嘴中間……沒有任何用处……沒有任何用处……沒有任何用处……

而他的手里——駕駛盘……

“那是从前的事儿……那是从前的事儿……”

道路順着极其险峻的斜坡下降了，在凸出的汽車头前面远处可以分辨出一条乾涸的河床；这是一条巨大的水蛇，每年夏天它都要在这里蜕下它砂砾的皮。当汽車开到道路最狭窄刚刚能通过

一部汽車的地方时，便看到有几千株小松树，象正在着陆的綠翼飞机，閃电似的俯冲下来。而其中一株，宛如飘浮在地上的雾气，在太阳光下閃耀着彩虹的水珠……

米老鼠停止按喇叭，傾听着。这一边是滿山坡的小松树，另一边是悬崖絕壁。米老鼠仿佛听到游客們不仅在笑，并且在嘟嘟嚷嚷地說：为什么他要开汽車呢？……为什么他把司机留在安季瓜呢？……这时他自己便馬上回答說：沒有任何用处……沒有任何用处……沒有任何用处……而实际上，有一些人在低声地說，如果反对这样的高速度，那就免不了要被看成是个胆小鬼了；另一些人已經丧失了理智的判断能力，陶醉在瞬息的无畏中，訕笑着受了惊的邻座；又有一些人則沉醉于美丽的景色，对别的什么也不注意；最后，有一些极其鎮靜的人，說服了别人和自己，他們用头向米老鼠一点，象是肯定：跟他在一起是错不了的，他不仅是个优秀的司机，而且还是熟知本国道路的人。

"在指点我……"米老鼠在鏡子里看到了他們，脑子里閃过一个念头，"在指点我……嘲笑我！

……想猜出为什么我要开車……这有什么呢，計他們知道好了！……”

游客們已不再鬧着玩，不再說笑，几乎連呼吸都要停止了，恐怖出現在他們的脸上。最初，他們想，司机急剧地轉过駕駛盘，是他沒有控制好汽車，現在則是尽力在避免发生慘劇。但是当他們明白不是这么一回事，感到他在拼命詛咒他們，而深淵已鉄面无私地向車輪飞来，或者說是車輪向深淵疾駛而去的时候，游客們便都喊起救命来了：

“Help! Help![1]”

“救命！……救命！……”米老鼠机械地翻譯着，虽然他实际上所听到的是：“凶手！凶手！”

“啊哈，坏蛋！……”从嘴唇里冲了出来。“我是凶手？……那么，在那时怎么来称呼你們的 air-bombermen[2] 和你們的領航員，那些扫射妇女和儿童，向这边区里的毫无防卫的小村落投擲巨大爆破力的炸弹的人呢？而如今你們在这边区到处

---

[1] 英語：救命！救命！

[2] 英語：轟炸机上的投彈手。

游覽，却象在自己的領土上一样！……該怎么称呼他們呢？……凶手？……不！按你們的說法，air-bombermen 依旧是 air-bombermen，并且为他們的功績給以奖賞，而領航員依旧是領航員……”

瘋狂的一下急轉，汽車已不是順着道路下降，而是凌空飞下。米老鼠在一瞬間从鏡子里看見了在納瓜尔卡契特被枪杀的人們，他們的身体跟游客們的身体混在一起；他們有的倒下，有的跳起，有的一把抓住无論什么东西，互相碰撞着，撞着地板、天花板和玻璃窗，太阳眼鏡、热带衬衫和因嚼口香糖而变凉了的堅利白牙瘋狂地跳着舞……

“下去！……下去吧，在納瓜尔卡契特的被枪杀了的人們！”他叫着。“躲开……躲开……你們已經死了……現在是他們的死期了……离开我們……离开我們这些人！”

“胆小鬼！”

“胆小鬼？”

“胆小鬼！……”他听到納瓜尔卡契特的被枪杀的人們在重复这句話。

“下去……下去，被枪杀的人們，你們要相信

我不是一个胆小鬼！眞的，我不是一个胆小鬼，darling！……眞的，現在让我們轟炸加利福尼亚的村庄吧，darling，而从加利福尼亚到紐約？……在你的国家里到处都可以轟炸！”

阿拉莉卡把手抱住了头，保护着免得跟挡风玻璃碰撞，随后她重又被抛回座位上——她脆弱……瘦小……

在刚刚轟隆隆滚下汽車去的深渊边緣上，已經什么都沒有了——只有干枯的草莖透露出一些消息，还有那被誰抛出去急速飞落的小石块和几股松落下去的泥土。除了在某瞬息間被喊声所打破的靜寂，已經什么也沒有了。这喊声短促，断續，許多喊声汇合在一起，其中有前車輪象轟炸机的起落架那样悬起在空中时，車后輪所发出的临别的軋軋声。

“都是美国佬！……”米老鼠的話声在响，他象先前一样，两手抓着駕駛盘，也沒有把脚从踏板上移开。

“他們都是美国佬！”

大树用它那怜悯的茂密的枝梢托住落到深渊里的人們，但他們都象沒有生命的玩偶似的，又直落下去，落到几十公尺下面尖利的岩石上。

不必管以后調查的事了。印第安人象一串螞蚁似的沿着陡峭的悬崖垂下去（他們又到道路上来干奴隶般的工作了），差不多花两昼夜，用他們自制的树枝和藤蔓編成的担架把这些尸体抬了上来。派到出事地点来的汽車把不幸的貨物載回城里，随后有一架运輸机飞来运取牺牲者的遺体。一听到机声的轟鳴，害怕新的轟炸的边区村庄居民們都战慄了。但这架飞机不是来投擲什么东西，而是来收拾死神的貨物的。

火山群挺起它那蒙上白雪的淡蓝的胸膛，在和平的天空里呼吸。

在岩石的碎块和长刺的灌木丛中找到了最后一具尸体，这就是向导爱米里奥·克罗内尔·哈拉米留，有 名的米老鼠的尸体——他沒有变得太难看；他张着嘴，好象还在喊：

“美国佬！……他們都是美国佬！……”